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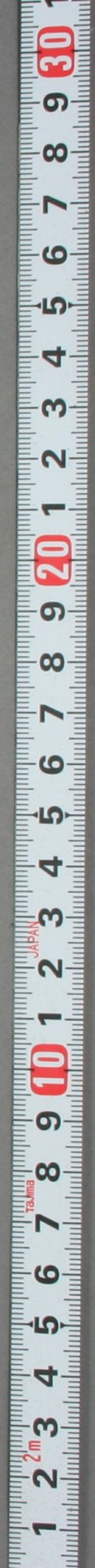
袁了凡綱鑑

十三四

後漢 昭烈 後帝  
晉<sup>西</sup> 武惠 懷愍 元<sup>東晉</sup> 明成

附魏吳晉三僭國年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8



文庫 11  
D 218  
8



010190561416

柳田泉文庫

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三

後漢紀劉玄德自蜀取漢中自立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累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號曰後漢在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三

昭烈皇帝

漢中主即帝位

綱辛丑竟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國初蜀中傳言漢

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群下競勸王稱尊號司

馬賈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眾討賊今大敵未

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至是即帝位於武擔山名在成都府治北之南大

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漢

魏篡立與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曰揭章武之元而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

司馬公曰

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堵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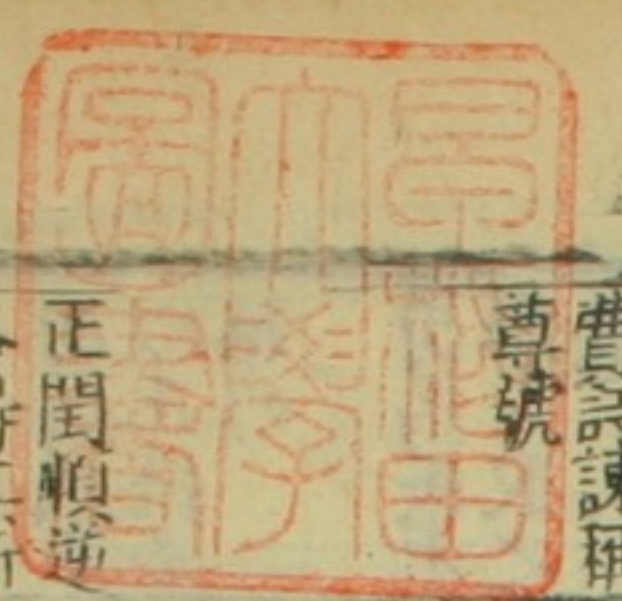
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德生勝以奉為閏位在水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

如閩之辨何

閩漢儒正

各得其所

正閩順逆



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

承祖宗之業四方與之爭衡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日月

以識事之先後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

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

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王之後而族屬

味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

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統則未嘗知其世數名位

司馬氏至三國七百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謂其世數名位

王纒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昭烈為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

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為呂不常之子琅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

馬氏尚係諸秦皆不革而正之乃推獎荀或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

於群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以入

寇書之亦獨何哉

尹起華曰曹操乘時擅命威制天子成殺國母義士為歎憤苟有一夫

者乎不既篡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

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大

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

世次本末甚明凡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求故孫

亦以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答符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豈

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答符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豈

非漢之遺祚然亦為中國所并然則昭烈之為漢裔顯無疑以之紹

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

其與光武即位於前曹丕即位於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

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其最大者予故歷考顛末詳而辨之以告後

之君子不使宋子兼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

孫權徙治武昌○國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按續漢書云三年一祫合以冬十月

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吳氏將軍懿之妹

丁南湖曰高祖則當論高皇之裔矣雖至疎遠者名分固在彼果氏為

劉璋先主亦以同族為疑法正乃以晉文子圍之事而成其惡是瀆亂

祖族甚矣其於

給祭可愧哉

集覽曰瑁莫報反

正論

與光武晉元一轍

萃聚人心之始昭烈得萃漢之義

帝自將伐孫權

昭烈飛張

關張萬人敵

關張有國上之風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帝耻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群臣諫者甚

眾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車騎將軍張

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

軍人帝戒飛曰卿刑殺既過矣又曰鞭撻確兒張反而今在左右此取禍

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州會江州閬州今四

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書自初兵以來諸相加兵者書女擊

陳壽斷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為世虎將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

數之

孫權遣諸葛瑾使蜀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時吳人或言瑾

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負孤

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瑾之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

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

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

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能間也帝遣吳班馬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

進軍秭歸縣名權以陸遜為大都督以拒之

八月吳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魏劉曄曰權無故來

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

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

外我襲其內吳氏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矣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

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

奉策拜權為吳王劉曄曰王位去天子一階耳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

封殖之是為虎傅翼也傅讀作魏主不聽邢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

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太豈以

委質義無

二心

其言足貫

神明

與子瑜可

謂神交

孫權稱臣

于魏

邢貞奉策

虎傅翼

傅讀作

魏主不聽

邢貞至吳

吳王出都

漢名召公已下

三

江東將相非久下人

孫權屈服於魏之言

徐盛之言不亦泰

吳所以能保江東

魏使陵屋

魏使陵屋

江南真弱無尺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夷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胡致堂曰

許洛西取巴蜀固非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眾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為遠圖則天

魏主令于禁詣新謁高陵之墓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病死

吳王權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不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

明仁智

吳王之行

吳如大夫

者幾人

帝王之李

與書生具

孫權見義不明

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援出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不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林之奇曰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書生所學尋章摘句而已若夫帝王之學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滅秦誅楚所行舉

趙雲航曰

業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豈不為忠諸侯乎乃苟且自圖其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文公先生有曰人謂曹操是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是以綱目於魏書魏主不於吳書吳王權凡於君臣問答皆書其名是乃誅奸亂於

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衰貶於性前示勸  
德於來世此綱目所以繼漢麟而作也

孫權立子登為太子○同時孫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

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子入講誥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

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猇亭在夷道即今陝西宜

○魏初帝自巫峽建平巫峽即巫山十二峰在夔州巫

山縣西建平縣名今歸州是也連營至夷陵界夷陵今改為夷荆

屯與吳相拒至六月陸遜度帝兵疲意沮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

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教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破四

十餘營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在四川夔州府公孫述據蜀自

稱白帝更號魚腹曰白帝城大慙慙曰

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遜初為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持不相聽從

界乃疆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

辱負重耳權聞之謂曰公何不殺諸將違節度耶對曰此諸將或任職心

竊慕相如虛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南湖水不終矣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

持敵逾半年卒為晚生親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然夫策沮威

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

止者杜甫以吞吳為孔明遺恨諒哉

○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

帝伐吳而敗時正已至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

行必不傾危矣

○程叡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

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

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乎

○初魏主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

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

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何相下之

義

春當為孔

明遺恨

必能制主

上東行

孝直

孔明追思

孫權上事

今至

集賢堂  
上事今  
至謂封  
上破漢  
之軍今  
有到水也

黃惟不負孤

此古人之可慕

魏明殷監 參防患 魏至知一 不知二

吳漢復通

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曰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

眾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王不謂

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韓信對曰臣受劉王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此古人之可慕也不善之拜為鎮南將軍

○曰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曰詔曰婦人為政亂之本也自今

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封後世有背違

者天下共誅之。魏明殷監 參防患 魏至知一 不知二

○曰魏王不至魏王不怒遂伐之吳王使使聘于帝帝遣使報之

吳漢復通

○曰魏王不至魏王不怒遂伐之吳王使使聘于帝帝遣使報之

○曰魏王不至魏王不怒遂伐之吳王使使聘于帝帝遣使報之

勝召任將 不在眾寡

步騎數萬向濡須未相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

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

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

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江水淺涸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

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

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

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王不即詔尚等

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荻筏音伐欲燒橋尚

退而止後旬曰江水大漲不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疫至悉召

諸軍還洛陽。○曰魏初不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

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

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

三者兵家 所忌

君論此事 何其審

建本者尚 德化 劉備有雄 才

切 調 虛 呂



治國用兵之道先勝後戰固賈誼論吳蜀之勢何如

君才十倍曹丕孔明受顧

惟賢德可以服人

先王有高祖之風先王居臣

董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

之可謂不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

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

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敕太子曰勉之勉

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

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奉喪還成都

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

陳壽評曰先王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舉

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古人之盛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喜章長松此言皆可師法

孔明領益州牧

參署謂所行之集眾思慮忠益而行之

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其字亦於然折而不撓終不

為下首亦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胡致堂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群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

呼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夫德襟度夷廣磊磊落落與孔明

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

交乎曹操至病也子孫滿前嗚呼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區不物

平生奸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憂草之與長

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

服人肯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靈植陳

元方鄭康成游故告詳至弘益多矣

五月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為武鄉侯

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

曰夫參署者長武官共集眾思慮忠益

難相遠覆曠闕損矣

達辨問之意覆者及覆啟告也如言覆奏是也

若遠小

若遠小

若遠小

棄敝踰而參署之官若忌小嫌疑而不肯相辨  
覆覆而得中猶棄敝踰而獲珠玉  
問覆告則事曠廢闕壞而自損矣  
復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  
徐元直處  
字重和  
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  
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  
州平姓崔名  
屢問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  
亮王簿  
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  
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鑑事嘗冒校簿書皇  
簿楊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晏平喘陳平不肯  
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  
簿畫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

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蓋當是時三分割據軍務繁多得失差殊  
利害不細故亮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不得自暇自逸如此所謂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者亮之志也揚顯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  
則未也杜子美詩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  
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  
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方正學曰** 孔明以布衣至於為相而人不以為速以討賊為已任而不  
知其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深所以服人也當是之時天下  
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為相顧乃深有所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  
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求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  
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心也遠而期待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  
見其有餘常恐已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  
得以成敗論孔明哉

**袁了凡曰** 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費  
優劣分以時則盛衰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治何哉孔明當其創而  
偉豪其成也故孔明之勞積饒其帥師也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則勤之治蜀也田野辟畜積饒其帥師也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福成於此而偉卒以歡飲沉醉遇害於降人蓋濶防檢而忽細微所謂  
兆見於彼也

法以一身任天下之  
重  
揚顯才知  
孔明  
此詩字字  
行意  
杜子美庶  
知孔明之  
心

史記索隱  
音脚

公輔國之棟樑大臣獻可替否之義

鄧芝脩好千吳為吳非但為蜀諸葛亮一時之豪傑

二長生為辰齒

綱秋八月魏以鍾繇為太尉。○同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樑，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不嘉納之。  
綱蜀遣尚書鄧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得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王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豪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東江、松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如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立張氏為皇后。飛之女也

後皇帝

諱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人寇，帝出降。晉封為安樂公。以太始七年薨，壽六十五。

綱甲辰建興元年魏黃武五年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權謂芝曰：若天治，不亦樂乎？芝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戰爭方始耳。惟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君之誠款乃當爾

綱魏主不大興軍伐吳。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今為許州，屬河南開封府。為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今揚州。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時江水盛長，至臨望，歎曰：魏雖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不御龍舟，每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綱吳尚書督豔郎徐彪有罪自殺。○自初張溫少以後，才有盛名，薦同郡暨豔為選部。選，去聲。文武各有銓。選，猶今之吏部、兵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叢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諫。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業，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汝南郡許昌人，與從兄靖好，嚴論人物，有月旦評。

登居乙及

集覽曰：彈射糾劾也。射，食亦反。計功，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業，錄用之時。

王業始建，乃漢高業，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汝南郡許昌人，與從兄靖好，嚴論人物，有月旦評。

封

月旦評恐朱易行張惠恕才多智少

恐未易行也豔不聽於是怨憤盈跖言豔又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

自殺温斥還本部以卒始温方盛用事盧俊嘆曰張惠恕張温才多智少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幾果敗

魏黃初六年丞相亮率眾討雍閬益州雍閬殺太守使郡人

益州參軍馬謖謖馬良弟也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

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

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願公不

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

亦曰願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

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

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願雍心無適莫

○七月丞相亮討雍閬斬之遂平四郡益州永昌郡○亮至南中南中

南夷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閬孟獲收閬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

服夷漢人常事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

者不知虛實故欺今賜觀營陳若祗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與戰七

縱七禽與擒同言七次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

矣○同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

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

患二不易也入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

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悉收孟獲等以為

官屬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胡致堂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王幼國

疑彼維聞孟獲乃於益州境內為此不執若稍加寬宥則用

兵之如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擒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

其所以復中原清滇越者皆以此威為之兆矣

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王幼國

疑彼維聞孟獲乃於益州境內為此不執若稍加寬宥則用

吳帝亮  
和五年集  
覽言不軌  
陰謀及  
逆為不  
道

受遺輔政  
第一舉也  
此威為之  
兆

孔明三不  
易之說何  
如

南人不復  
反

七縱七禽

與擒同言  
七次

南夷所在  
戰捷由越  
雋入

斬雍閬孟  
獲收閬餘  
眾以拒亮

獲素為夷  
漢所服

夷漢人常  
事募生致  
之既得使  
觀於營陳

問曰此軍  
何如獲曰  
向者不知

虛實故欺  
今賜觀營  
陳若祗如  
此即易勝

耳亮笑縱  
使更與戰  
七縱七禽

而亮猶遣  
獲獲止不  
去曰公天  
威也南人  
不復反

八月魏主不以舟師自護循河入淮沛郡有護縣魏為護郡後周改亳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不見波濤洶湧湧騰也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

魏黃初七年五月魏主卒魏主書卒何尊漢也至初

郭后無子魏主不使母養平原王廢廢母被誅廢郭氏而賜死故未

建為嗣廢皇后甚謹后亦愛之不與廢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廢射其子廢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不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

篤遂立為太子召曹真陳群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廢即位

文帝下筆成章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強識若加曠大之度厲公平

初魏太子廢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群臣想

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

誠

文帝下筆成章秦皇漢武之儔

才具微不及耳蒞政之始陳群首上疏曰臣下雷同阿附邪說如是非相

葢固國之大患然若不相睦則有讐黨而毀譽矣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幼安寧在遼東二十七年魏主不徵之乃浮

海西歸以為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為光祿

大夫救青州給安車更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魏東坡曰管仲安懷實遜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箭斗筭而

表丁凡曰管仲去中國居遼後公孫淵廢嫡立庶軍恐亂之萌也復將

也祿勳皆固辭不受上書稱草莽臣明不自列于士大夫也其去而復歸

也豈關魏哉君子曰漢田疇管寧皆未嘗一日仕魏魏書有傳辱二子者

史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時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權以其子

徽領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

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徽遣燮弟子輔往說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

二者不可不深察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記檀弓孤死仁也

了凡經傳補 卷之三  
皆斬之孫盛曰：乘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殺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呂氏之不延也。

綱丁未五年魏太和元年五月魏大營宮室。○國時司徒王朗如鄴，見百

姓貧困，魏主叡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患，故卑宮儉食，

勾踐欲廣禦兒之疆，今吳南亭是，吳郡有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身以及

國。漢文欲恢祖業，故罷露台，衣弋綈，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

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

足序內官，華林也，天淵也，足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關名，脩城池，餘悉罷專

以勤耕農，習戎備為事，則民克兵彊，而寇戎負服矣。

綱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繼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

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秋時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非微也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

中俱為一體，宮禁及官府中一體而無彼此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升陟臧善及降罰否

之事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

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托不效，不見以

恤遠者略  
近事外者簡  
內

志士  
宮中府中  
俱為一體

先漢所以  
興隆

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  
待

枉屈三顧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名又名若水在蜀出犍牛微外有瘴氣今言其深入不毛蓋指南中郡而言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

軍也獎進也北定中原物豐故曰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長安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去聲至於斟酌損益進退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

也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

激○曰亮屯于沔北陽平名石馬辟廣漢太守姚弋仲為掾並進文

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

剛柔可謂博雅矣發明亮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

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嚴克滿於天地

之間矣

胡致堂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

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几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

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推國體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

詩大雅

天地間孔明一代之英諸葛亮有文王小心

命相表裏

蘇東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具

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魏議復肉刑不果行太傅鍾繇書不果行

六月魏以司馬懿都督荆豫州諸軍事

丞相事○魏初魏以夏侯楙鎮長安長安山名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群下謀

之魏廷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褒中縣名今

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秦嶺谷名子午子北方午南方不過十日可

到長安林間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

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

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乃身率大軍攻

祁山祁山在岷州長道縣南十里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崩數歲寂然

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亮以此為危計諸葛亮不用魏延之

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卒音猝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

天水郡名今陝西鞏昌府南安縣名今陝西平涼府皆叛應亮關中響震魏主遣張郃

督兵五萬西拒亮音亮○自亮以參軍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

在興遠亮節度節度音制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

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

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

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思若平生將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姓成字子玉而來公

莫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

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又上疏

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病不在兵少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不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

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關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

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事簡練

民忘其敗初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隆美自瞻智使典軍事

**發明**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於上也惟孔明身

任討賊之責事功主而無貳心是以

**胡致堂曰** 明兵行說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

然曹操既死天下無治國而短於將畧或謂孔明疑廷不敢委也是皆不

明道正義者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為此可為

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先主能因人所能解也又曰先主孔明器

之難矣而失於將班固統孔明器使群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

此則人之所難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

**劉仁傑曰** 愚按先儒之說謂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

固萬世之罪人也而司馬公亦因而書之何哉今依朱子綱目以昭烈

紹漢之統故於孔明與師則改書伐魏而魏兵犯境則改書入寇然後

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自明矣

計亮出軍和

馬謖遠亮

節度

馬謖街亭

之敗

諸葛亮器

異馬謖

馬謖言過

其實

孫武制勝

於天下

孔明引咎

責躬

房兵諸武

以為後圖

孔明事功

主無貳心

天下無孔

明對

孔明節制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真君臣

先主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宋濂斷曰**夫正之謀特欲僥倖於搢之不敢抗然熟思度之使搢不即  
廷軍深入進退路窮豈不坐受敗游也哉故亮以為危計其不用之是矣

**吳王使鄱陽太守周訪道人誘楊州都督曹休言欲以即降休率步騎**

王業不偏安

高帝明並日月

轉躬盡力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

勤者天人之盛德之賢行

**胡致堂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暇日則出人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况于下乎周公孔子窮而在下未嘗不勤衛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畧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新下已有臺觀

不但三國

之樂孫仲謀中年亦漸荒急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下但三國稱雄也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即大散陳倉已有

**備亮不能克魏主叡召張郃于方城**方城漢縣名今為裕縣屬河南南陽府使擊亮魏主叡

張郃料孔明

問郃曰遲將軍到遲去聲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

**斬雙**

**己酉七年**魏大和三年四月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追尊父堅

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以者葛恪為太子左輔

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銜古道等為賓客於

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

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宛學甄微則范慎羊銜私駁之曰元遜諸

才而疏子嘿顧譚精而狠叔發謝景辯而浮孝敬范慎深而啞恪等惡

東可號多士胡綜作者友日字多上

多上

遣陳震使  
盟

之其後皆敗如衛所言

綱遣衛尉陳震使吳吳王權盟○初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眾皆以

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

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覺情者求犄角之援也犄謂亢其下猶鹿之角

今若加顯絕誓我必深更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今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已深矣愚按孔明

於吳而討逆於魏其亦豫草盧之策而德殊歸之叛乎

綱九月吳遷都建業建業本楚邑名曰金陵漢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

登守武昌○南陽劉虞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

曰禮之長於刑言當以禮為先也久矣虞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

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都督步騭書求見啟誨嗚上

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

戊

北伐無東  
顧憂

劉虞先刑  
後禮論

尊仁義以  
彰德音

人君不親  
小事

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

重以經意天下幸甚

綱十月魏立聽訟觀魏主叡改平望觀為聽訟置律博士自李悝著法經

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時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

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

弊未必不由此也魏主於是能慎刑矣

綱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二月魏立即吏課試法尚書者葛誕等有罪免

○詔與鄧風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

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

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

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

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歎

顛養  
里切

虞與  
職切

天下治  
賢人折衝

萬里  
立聽訟觀

置律博士

刑法國家  
所貴重

魏主能慎  
刑

四聰八達  
三豫

有天下貴  
樸忠之士

為業國士  
不以孝悌

清脩為首  
乃以趨勢

游利為先  
合黨連群

互相褒歎

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嚴善其言仍免誕賜等官

**魏丞相亮**以將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兵食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

託志忠雅富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辛夷九年**魏太和五年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權遣潘濬擊之

**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郿城**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懿歛軍依險兵不肯戰

謂等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出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

軍懿遣張郃追之郃中伏弩而卒

**宋輔斷曰**時亮懸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鎗師大衆乘氣而并禦之猶

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安肆譏評不攻自破矣

公琰託志忠雅

承明不為此

畏蜀如虎

司馬懿用兵如神

陳壽以將略非亮所長

亮之將畧大過人

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問使不死數月

**丁南湖曰**仲達用兵如神謀無再計也顯於畏蜀如虎之談婦人中

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法儒之直情耶何去非以為亮之行

可也而不悻然為憤忿之師書曰必有忍事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甚

以創有晉祚而超越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蓋自有見也予亦曰以

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以成敗論則仲達一世之英雄

**中軍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自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

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楯呼亮

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

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

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士徙梓潼郡後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

教教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事

平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迹可復還也亮

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日也

腹中有鱗甲鄉

三省曰  
其罪負  
也意謂一  
正方腹中  
鱗甲

孔明出教  
勅李嚴

陳震  
字

李平

字

不而復有蘇張之事也  
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魏太子十年魏太和六年九月魏以劉暉為大鴻臚○自侍中劉暉為魏

主敵所親重敵將伐蜀朝臣皆諫暉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

不可領軍揚言諫伐蜀敵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暉曰臣言誠不足米

劉暉先帝謀臣蓋亦云然請召質之乃召暉至問之暉終不言暉出責

曰夫釣者中大魚則從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

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米不可不精思也暉謝之或謂敵曰

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暉

嘗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逃矣敵驗之果得其情從此

疏焉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傳子斷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暉獨任才智不敦誠慙

癸丑十一年魏嘉禾二年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

治邸閣邸音底店也閣舍也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武侯出軍全利出

斜谷以流馬運杜氏通典註曰按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

牛流馬其木牛法方腹曲脰一腹四足頭八領中舌若於腹載多而行

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三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須

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重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脚橫者

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其流馬法者為牛鞭鞭牛御雙轅人行六尺行

五分長一尺五分前軸孔分後軸孔去前軸孔五分前軸孔五分後軸孔

六寸厚一尺五分後軸孔分後軸孔去前軸孔五分前軸孔五分後軸孔

同脚長二尺一厚一尺五分形制如象軛長四分軛言反弓衣也

甲寅十二年魏嘉禾三年丞相亮率大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

進軍於渭水之南渭水渭河之水也在陝西鳳司馬懿引兵渡渭背水為

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武功縣名今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

止五丈原五丈原在扶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

亮屯五丈原風鄠縣城中

亮屯五丈原風鄠縣城中

諸葛亮屯田渭濱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司馬懿之言論三代之兵君時兩孔明庶幾三代之兵

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如堵不驚動也軍無私焉被程子曰孔明營五丈原仲達自高地來可勝先主當自觀五丈原

胡致堂曰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親統大軍入他

宋潛溪曰山絕谷視坐處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

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待敵之可

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謫語以安其下若果

曰無事何為受中憊之於李牧也章孝寬之於斛律光也主有任與不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說者謂亮善攻懿善守謬矣使天假亮以年懿其能終守哉惜天不祐漢而中營星殞矣矣運已去人力固無如之何也

綱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

擊斬之○鑑時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挑誘也懿不出亮乃遣

巾幗婦人之服巾幗婦人喪冠也所以覆髮巾也遺之懿懿怒上表請戰亮

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

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

皆親覽焉言罰罪二十以上所噉食不至數升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視

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視

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將琰之後誰可任亮

曰文偉費禕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

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

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每有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

圖

司馬懿受巾幗之辱

司馬懿不問戎事

孔明食少事煩

諸葛亮病

諸葛亮走

孔明八陣

天下奇才

實之地至客有先後之數此乃武侯八陣至是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歎曰  
 圖也杜興元府西縣定軍山下聚石為之  
 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崖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  
 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  
 壽陵糧穀咸取辦焉二人不協費糧使吳吳至權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  
 後必為亂禕曰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濤  
 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卒後延逐反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後儀亦有罪  
 諸軍遣成都謚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遺罰  
 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念忘其身者也

書法

書法見新書選可矣而曰楊儀者嘉儀也於  
 刑政雖峻而無怨以其用心平而微成明也

陳壽評曰

陳壽評曰公諸葛亮之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刑政雖峻而無怨以其用心平而微成明也

刑政雖峻而無怨以其用心平而微成明也

孔明管蕭  
 武侯識其  
 大者  
 此心萬世  
 不武

張南軒曰

張南軒曰維忠武候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吝方卧南陽若將終  
 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燥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候此心萬世不代遺

胡致堂曰

胡致堂曰世以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為恨此  
 公大敗於赤野形求而後發其勢亦不得免勝負之偉為快於無窮也

杜甫  
 謁先王  
 白雞耕心  
 血事

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動請戰不候刃之交而破竹而下矣至此然  
 不復與孔明明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長安以乘破竹而下矣至此然  
 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囊長安以乘破竹而下矣至此然  
 後可以歸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囊長安以乘破竹而下矣至此然  
 于皆一時而理之於天孔明未死豈但禽囊長安以乘破竹而下矣至此然  
 兵皆一時而理之於天孔明未死豈但禽囊長安以乘破竹而下矣至此然  
 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覆觀考使人懦氣激昂而不取以興而曹操司馬懿  
 誠傾間向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  
 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

宋輔道曰

宋輔道曰孔明高卧南陽目以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王  
 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

孔明管蕭  
 武侯識其  
 大者  
 此心萬世  
 不武

孔明管蕭武侯識其大者此心萬世不武

孔明伊尹  
遇異心同  
比管樂或  
以王若之  
佐伊尹之  
信亦歎  
孔明不以  
為嫌  
孔明何脩  
得此  
亮不食其  
言

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  
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壯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伊尹往來湯桀之  
有納溝之耻漢室未復則為一己之責同是以為相也甲而復放之復  
問二國不以為取之不為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為復放之復  
大甲而終相之天下不為之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為復放之復  
昭自取之孔明不取之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為復放之復  
公哉孟子曰伊尹耕於莘之野其道也以非其義也祿之何脩而得  
也繫馬于馭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求聞達於天下動其心乎其  
草廬之中資衣食於未邦之大義撥亂繼絕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  
肯負其主之利其家乎其肯為不義以刑其身乎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  
武然亮受遺孤寡之窮而亮乃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  
言矣世豈可以表又以為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誠不食其  
成敗論人物哉  
**東了凡曰**孔明有王佐才而瞻首抒志迥自比於管樂亮觀化洞微逆  
獨觀大畧輔相曰手寫申  
韓書道固非淵於伊呂也  
**初長水校尉**職掌宿衛之兵**廖立**有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

位游散快快恨不平之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汶山郡名今四川成都府  
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已  
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晉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驍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請焉  
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於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  
無私也水鑑無形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  
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罰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恕天下有不  
服者乎

**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  
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  
漸服

**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正月魏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大尉  
**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魏作洛陽宮**陳群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

蔣琬錄尚  
書事

魏書卷之六

十一

三石蓋焉  
百姓

卷之有天  
下也王  
附三尺步  
波不窮  
註以茅衆  
屋曰  
茨

集覽  
著服之也  
見及重  
衣被衣之  
也標  
普沿及青  
不法服不  
見楊阜  
古人以水  
喻民

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  
止後復作之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  
為百姓也豈為之少省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  
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豈乃止  
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  
至殷周桀作璇室象廊紂作瓊宮鹿臺以喪其國晉靈築童華而身受禍  
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  
獻嘗着福被縹綾半袖卑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獻默然自是不法服不  
見卑○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按前子哀公篇曰子曰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居以此思危則危將無所不至矣顏淵曰東野子之  
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乎魯定公之言今事役勞苦男女雜  
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水舟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費誼

澗

晉語深切  
於其時  
魏美凌雲

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曰魏作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惟鵲有巢惟鳩  
居之今始構閣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  
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  
獻性嚴急督備宮室有稽限者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諫曰人命至重  
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謁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  
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夫其義廷尉天  
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乎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  
於為君不忠之甚也

釋之大夫  
其象  
廷尉天子  
之吏  
釋之不忠  
之甚  
涌石負圖  
此石將來  
之符瑞

魏張掖郡涌石負圖○圖詔書頒天下以為嘉瑞因令手淖以問  
張掖曰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  
書法涌石負圖而文曰大討曹天之象曹氏也  
央矣而詔頒天下以為嘉瑞亦愚矣哉

漢後帝十三年

鳥



唐虞大禹  
所以重臺  
風  
慈父懇切  
之訓

臣等所以  
不及隆  
封事制皇

擢奏議以  
見陳郡諫  
書

陳郡長者

魏秉才德  
兼備之士

文書留名  
王叔戒子

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國魏高  
堂隆上疏曰米椽里宮唐虞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商辛  
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  
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歡不悅侍中盧毓植之子也進曰臣聞君  
明則臣直言之聖主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意乃解  
魏司空陳群卒○國群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  
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書皆嘆息焉  
袁宏曰或云楊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  
直詆其君之非而播揚其惡謂直士未為忠臣也若陳群則不然談  
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魏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宛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  
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  
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人晚就則善終朝華

字蒲波切  
又音佩義  
同

君子戒於  
關黨  
毀之愛惡  
之原

止謔莫如  
自脩

忠臣不必  
親

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關黨也夫能出以為  
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鬻賢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  
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  
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  
如重裘止謔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魏景初元年魏以陳矯為司徒○國初矯為尚書令尚書  
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發擿群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  
抵罪矯當連坐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此言尚書左丞杜  
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幾而廢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  
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怠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陛下  
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  
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魏主廢管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

關黨見  
論語  
尚節

此自臣職  
分  
司馬公朝  
廷之望

何之曰欲察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廢慙而反獻管閑矯司馬公懿也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皇后張氏崩空敬哀皇后于南陵

魏鑄銅人承露盤折散聞數十里銅人在長安重不可致起土山於芳林園○自尚書衛覬上疏曰昔漢武信神僊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

王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覓

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糜費功大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自隆疾篤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

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

兵基時時丈里反立也兵使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天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

類記

漢武有求於露

高堂隆口占上疏

異鳥育長燕巢

皇天惟德是輔

是輔

陳成於  
高堂隆意  
過其通

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書曰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成發於狼成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進者與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

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食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

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

譽為進退故直偽混雜虛實相蒙獻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

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

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焉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

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閔七聖而課試之

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

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

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

此最考課

畫地作餅  
名可以得  
常士  
常士畏教  
慕善  
劉邵立  
考課法  
杜恕以  
為不若任  
人果孰為  
當歟  
考課存乎  
其人  
唐虞不須  
稷契之佐  
此最考課

盧

陳書曰  
三考黜  
陟幽明

夫

真見曰  
隱度其  
辭口授  
人白口占

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焉有守職辦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議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議竟不行。

**司馬公曰**

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而直，為相則要之，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炳然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脩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雖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罰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劭之法，校其溢米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唐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劭不得其本，而轉趨其末故也。

**曰初魏衛臻典選舉，將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文拔漁父為太師，望布衣斯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

言周成王康王太平之世難喻斷蛇于文景。言漢文帝景帝守文之時，好不

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中去歲當也。時人服其言。

**○曰魏主睿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

**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

**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六月，懿軍**

**至遼東，淵倉急糧盡，使侍中衛演乞冠曰：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

**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唯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

**為決就死也。淵突圍走，擊斬之。遼東平。立子瑋為皇太子。○曰：天司農孟光問**

**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郎邵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

**書。**

集言曰：任保也。送子以保。其不失信。

先性行而後言才。才所以為善。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

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六月，懿軍至遼東，淵倉急糧盡，使侍中衛演乞冠曰：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唯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

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

郎邵正正曰

奉親虔恭

舉動仁恕

有古世子

自會冠。文克通。

集言曰。遇待也。拔擢也。

此皆家戶  
所有  
權者應時  
而發

識  
御正深然  
孟光

集  
王深  
文謂文法  
深到  
巧穿鑿  
也祇  
了和反類  
師古  
曰祇誣也  
言  
不公平也

君意得無  
有所道

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當效吾等竭力博志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試取而答之即所謂射策也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綱目申書郎呂壹伏誅○曰吳王權使壹典校官府刑郡文書壹因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不聽陸遜濟濟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謝云謂壹曰潘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懼乃解散雍事又疑左將軍朱據自取部曲三萬緡考問王者死于杖下典軍吏劉助言壹奸詐權大感悟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色而問之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言辱壹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玄音呼

君

諸將皆不  
敢有所言  
聖人能無  
過行

管子未嘗  
不嘆

諸君皆言  
子如何

徐眾曰

雍可謂長者矣然問所欲道則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開引其意懷獲原宥宜大臣忠於疾惡之義哉

曰壹既伏誅權因遣人告謝大將問時事所當損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權復以詔責之曰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猶言皆獨當已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嫌難也難謂諸君皆避嫌疑而難于陳言也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

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嘗以口仍出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矣知諸君於管子如何耳

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暉輔少子別指齊王芳是日立齊王芳為皇太子

尚書事按陳壽志齊王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任城王楷之子則宗室久繼何不播告於

魏明帝不  
固維城之  
基

楊戲不  
將琬

吾誠不及  
前人

將琬心無  
適莫  
將琬世中  
治

大廷乎嗚呼曹丕之謀取如彼其艱難而忽傳之  
填吟如此其率易後之篡臣視此可以自沮矣

孫盛曰魏明帝沈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推贊  
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細夏以將琬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  
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

吾是即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戲嘗毀  
琬曰作事情憤也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誠不及前人無

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  
敏坐事繫獄眾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辛酉四年魏王曹芳正始二年將琬從屯涪○時琬與費禕等議以涼  
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刺史若維征

行街制河右臣當率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走之

亦易請從屯涪帝從之

欲廣田蓄穀於楊豫之間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  
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海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

以二人分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眾費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  
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乘伐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

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  
水害○軍卒于魏○軍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

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服化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  
不嗟歎書法之也故孟軻天下之大賢也書至魏而不書鄒孟軻官軍亦

于魏而不書魏管寧

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十一月帝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破黃巾見獻帝建安二年

南

以此乘吳  
無不克

管寧于  
魏之若  
可及  
因事導  
人於善  
于善  
上

癸亥六年

魏正始四年

十一月帝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十七

王者必建  
同姓以明  
親也

集賢師為幹  
四方為枝  
西都為幹  
強幹弱

上郡  
枝隆  
而現  
萬國

來敏承共  
對戲了無  
倦色

胡生  
春秋責太  
德重

謝安  
御符符堅  
見晉  
孝武大  
元八年

曹禕識悟  
過人  
曹禕舉目  
不忘  
人才相遠  
如此  
曹禕非吾  
所及

董允秉心  
公亮  
董允獻替  
盡忠  
慧

魏宗室曹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

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則其

問關古竟反隔也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

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罔欲以此論感悟

曹爽不能用

綱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

綱三月魏曹爽寇漢中王平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山閨月帝遣曹禕救之

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列求共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懷甲懷音患嚴駕

已訖嚴莊也莊治行李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也魏兵距興勢不得進司馬懿與夏侯玄玄與爽書曰春秋

責大德重今興勢至險蜀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

以任其責生懼言於爽遂引軍還爽失亡甚衆關

綱冬以曹禕兼益州刺史重允守尚書令○國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

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不忘常以朝

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

數之數音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

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綱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統為建武校尉代領其眾

綱八月皇太后吳氏崩○綱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

書出義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憚之宦官黃皓便僻佞

慧帝愛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曹禕以陳祗代

綱丁凡曰

曹禕救魏寇爽與共夾無倦謝安御符堅與謝玄圍甚別

弱人心搖矣故示之暇以內

鎮物情外侶士氣此其畧也

綱冬以曹禕兼益州刺史重允守尚書令○國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

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不忘常以朝

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

數之數音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

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綱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統為建武校尉代領其眾

綱八月皇太后吳氏崩○綱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

書出義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憚之宦官黃皓便僻佞

慧帝愛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曹禕以陳祗代

慧

董允秉心  
公亮  
董允獻替  
盡忠  
慧

董允秉心  
公亮  
董允獻替  
盡忠  
慧

允為侍中祇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胡致堂曰**劉禪得眾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節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王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為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禪有慙德矣

重允以嚴見憚賢者之所難費禪有慙德

當行人所不能為

帝數出遊觀增廣鼓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之欲善也如以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省減樂官停後宮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世祖聞言即行

**綱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九月赦○國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黎庶乎禕顧謝淑踏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

魏正始七年九月赦○國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黎庶乎禕顧謝淑踏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

救非明世所宜有淑踏恭教

不寧

德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赦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

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以委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

為政政不安下

**綱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二月吳作太初宮○國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

吳作太初宮

瓦循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大禹以卑宮為美

**綱**書作官何美也因武昌材瓦恐妨農桑可謂有卹民之心矣

三公論道之言

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國遜歎曰三公論道之

費禕功名畧與此

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皓與琬比

費禕功名畧與此

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皓與琬比

費禕功名畧與此

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皓與琬比

費禕功名畧與此

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皓與琬比

智囊往 駕馬惡棧 豆 曰駕音奴 顧室家而 慮不及遠必不 能用 龍計

己巳十二年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自初爽遷太  
后檀朝政驕奢無度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等皆從懿與子師  
昭謀誅之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  
出懿謂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駕馬惡棧豆棧馬卑也豆所以飼馬必不能用也範  
勸爽以天子詣許昌候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懿遂以皇太后令閉諸城  
門勒兵據武庫奏爽與何晏等陰謀反逆收爽等皆下獄夷三族  
袁了凡曰司馬懿先以瘋痺譎曹操再三而不中又試於曹爽而轉墮  
其機鋒如探籠取鳥也

三省曰 爾猶云如 幸敢謀計 厲矣 傳傳 朕守人之 大義

三省曰呢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君已死非其死呢誰敢任之呢私愛也此言  
親者則可為質任愛呢者則可為之死

復何容易王沈遂行及爽則沈以古句不日  
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  
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將復嫁之令女又斷  
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  
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  
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  
子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  
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夏侯  
字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司馬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况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

集覽 易更 謂也 容更 容他 人 正謀 今按 易去 聲言 也 楊 何 易 容

三省曰 引易大 傳之辭 以為品目





善易者下  
言易者下  
言易者下  
言易者下  
言易者下  
言易者下  
言易者下  
言易者下  
言易者下  
言易者下

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是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輅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勇聞之，責其言太切，答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勇怒以為狂。○鑑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家也。○初，吳好老莊之書，與吳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何晏清談  
何晏清談  
何晏清談  
何晏清談  
何晏清談  
何晏清談  
何晏清談  
何晏清談  
何晏清談  
何晏清談

下南朝曰：無大過二人，其頗得矣。連之十筮，惟以忠孝故人而輅之。何鄧也，有曰位峻者，願輕豪者，以有曰謙則哀多益寡，恭則非禮不履。此以易道教人者，同也。連日得百錢，閉肆下簾，而不受友人賂，輅自善年壽絕意，富貴而不得，當道之寵，此以易道保身者，同也。夫術一也，自用之，則為遵為輅，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為京房為郭璞，而適以可不慎也。

傳成  
疏見習  
傳成  
疏見習  
傳成  
疏見習  
傳成  
疏見習  
傳成  
疏見習

何晏母曹操，納為小妻，晏七歲，奇慧，操欲以為子，晏畫地令以家知有，何氏故操不得而子，以國知有，曹氏故操不得而子，晏忠孝人也。世載其粉白不去手，豈信史乎？亦猶梁冀誣李固曰：大行在殯，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吁！既曰：誣何所不至也？世言晉世淨統長，自何晏子觀傳成疏云：正始中，何晏選舉內外眾職，各得其材，則晏蓋用世材也。安在浮疏耶？然非傳公忠不能當晉世為此言也。

集覽  
徐公志高  
行索  
為也論語  
取者進

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不受。書則懿亦可謂稍知節矣。魏秋，姜維伐魏，攻雍州，鄧艾德之，維軍遂還。魏光祿大夫徐邈卒。○國虛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

競

有介不為介  
不為介  
取介也  
易係辭  
憂悔各  
者存乎  
介  
不以三  
易耳  
介

徐公為通  
為介  
徐公不改  
其常  
徐公雅尚  
百若  
前日通即  
今日介  
徐公有常

太子國之  
根本

舉大爭鹿  
本人情

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字毛瑜崔季珪  
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重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  
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即今日之介也  
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看昆近也此來猶言近也  
綱庚午十三年魏嘉平二年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  
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  
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凡心亦惡之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  
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  
驪姬而申生不孝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  
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遂賜霸據等死立潘氏為皇后  
綱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遂置  
諸王公於鄴○國初凌與其甥令狐愚並典重兵陰謀以魏主制於疆臣  
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凌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不  
從會愚病卒至是機泄懿將大軍掩討凌勢窮飲藥死悉夷三族愚父令

公治性度  
猶如故

每事必十  
思

樂春澤而  
忘秋實  
二事足為  
世鑒

孫權有句  
踐之奇才

狐部嘗歎愚不循德而志願大必滅我宗及愚仕進有名稱謂其父曰大  
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何如邵謂其妻曰公治性度猶如故後果滅族  
綱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綱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恪字幼統國事○國時權頗寤太子  
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幼召諸葛恪付以大事吳臣嫌其剛狠自  
用將行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本文子三思而後行夫  
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臣無以答時感謂之失言  
綱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權卒年七十一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  
陳壽評曰孫權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才萬人之傑也故能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

帝王與天  
同位  
高代不易  
之道  
明鑑所以  
照形  
論伐吳之  
策以七者  
為軍事之  
急務其詳  
可悉陳典  
傳殿進七  
事

茲甚至子說肆行裔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出此也  
綱目徒其齊王奮於豫章○曰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  
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  
同位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大王頃至  
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大小驚怪莫不寒心  
惛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奮懼遂行  
綱目冬十月吳諸葛恪備東興隄○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  
之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  
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及胡遵毋丘儉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  
曰吳為寇六十年未易得志唯有擇地居險奪其肥壤一也兵出民表寇  
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謀不來四也賊退共

通鑑師  
將軍  
昭特為  
監軍  
集覽  
謂長師也  
不言也

七者軍事  
之急務  
此我不聽  
公休之過  
非陳雍州  
之責  
師引二敗  
以為已過  
謂長師也  
不言也  
問司馬師  
於東閣之  
敗則譏非  
主僕徐塘  
之敗則引  
答自責若  
是不同其  
故何如

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  
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  
也師不從詔昶等分道擊吳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吳獲資器山積振  
旅而歸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誕字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  
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  
興以遠役驚友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習鑿齒曰而隱其喪則上下離心賢愚解體矣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  
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  
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  
方正學曰司馬師之於魏恭操之流亞也東閣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  
於已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甚矣及徐唐之敗史氏謂朝廷欲  
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  
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為小人由後之言則雖  
君子無以加將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  
將乎必不然矣蓋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  
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  
儀之事則謹誌之以微見頌師之美不可輕於信也

通鑑師

通鑑師

十三

塘

救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晉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

書廢其主芳遷之迎高貴鄉公髦立

長孫立之書

魏正元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

此亞夫之

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

會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國中常侍

會

而量挾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為蛇屈足

八月姜維伐魏魏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還保狄道城張翼謂維

圍

陳征西泥

乾時之戰見

莊九

謂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曰吾能為之足也  
成一人之蛇成奪其酒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今君相楚  
攻魏得八城又欲攻齊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去維大怒遂圍狄道魏以郃艾陳泰并力拒維  
泰潛行夜至狄道據東南高山上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大將  
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校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邪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姜維雖曰連年動衆師出無成然其心在於清漢賊復漢業非有貪戀之私也昔春秋有乾時之戰雖敗猶榮愚於姜維亦有取焉但惜其才智不如前人卒無所就而至於降虜也

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軍

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鳥

秋七月姜維自狄道還駐鐘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郃

艾曰彼勝我虛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船我陸三也彼專

攻我分守四也彼因食羗穀趣促祁山熟麥五也賊有點計其來必矣秋

維復出祁山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蜀人由是怨維

御之言兵備有五

鳥思積切

綱目大司馬呂崇卒○國始依親近徐原賜以巾襦巾白服也襦古短衣也及原死哭之甚哀自德

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

告德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貴重之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死哭之甚哀自德

淵之益友今不幸復於何所聞過乎

綱魏以盧毓為司空○國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

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寬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泣抱其母與

妻亦趨之毋為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醜祥醜起取酒祥不

而後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後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

委以州事政化大行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綱丁丑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四月吳王亮始親政亮嘗食生梅使黃門至

召藏吏問曰黃門從爾求蜜即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取亮令破鼠

矢中燥亮笑曰若矢先在蜜中外俱濕今外濕內燥必黃門所為也

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証厲嚴曰卿非實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

以社稷輸人君洛中有難吾當死之遂不就徵召為會吳起兵

綱秋九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駱谷關名都艾進

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譁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

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

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末養民以少取多句踐

恤眾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疆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為民志

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末主之事乎曰商周之際主

侯勢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

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

豈可以社稷輸人

護周仇國論

思善則生治周文以少取多

世





王經死之。○曰。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抽戈刺髦。殞于車下。太傅羊奔往。枕其股而哭。其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

顛魚堂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抽戈刺髦。殞于車下。太傅羊奔往。枕其股而哭。其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勗召之。顛或之子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偏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丞相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勗。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其次昭乃不復言。收王經時。沈業奔告昭。呼經及其家。僮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而與其主俱死也。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太傅羊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

司馬昭誅成濟

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昭以后公使中護軍司馬炎。炎昭迎常道鄉公璜。更名於鄴。以為明帝嗣。六月。常道鄉公即皇帝位。常道鄉邑名。在順天府。王字之子。操之孫。曹髦之弟。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倡逆者。賈充而也。年十五。即位。魏主髦之弟。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倡逆者。賈充而親舉。桃圖之難。而春秋正色。書唐况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因大傳之請。葬以王禮。揚言成濟之逆。夷其三族。天下宜可以文欺哉。王經始諫。其主終推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

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見

王經全節

王經全節。魏主髦被弒。司馬昭之心。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殺為。為臣所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人有之。物不以尊卑而有。異也。昭之官。雖尊。濟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有將之之心。濟豈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冊。以示為人臣者。不為權奸所用。則被亦安能獨以其一人智力為之哉。

君臣之義根於人心

綱目四年。魏景元二年。冬。以重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曰。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廢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往來。秘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二十餘年。澹然自守。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吳使薛奕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王閻

羽反

卻正澹然自守

王閻

集覽定謂竈突窓決破也

而不知其過臣上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

聞燕雀處堂母子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不敵必自焚

魏景元三年十月姜維伐魏洮陽洮陽縣名今廣西桂林府不克初維將

吝懼

魏曰兵不敵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伐

皆隱憂

魏曰兵不敵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伐

雖敗猶宗

魏曰兵不敵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伐

魏曰兵不敵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伐

魏曰兵不敵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伐

魏曰兵不敵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伐

不相妨

魏曰兵不敵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伐

此

兵

竹林七賢

魏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園基涉

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玕王戎西人劉伶特

乘車尚種

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

士大夫皆以為賢

步騎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

嵇康不禮

舉毅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於骨立哀痛之甚故也居喪飲酒無異平

鍾會聞所見

曰劉伶嗜酒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鋪隨之荷負也鍾側曰死便埋

湯武

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

識

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箕踞處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其形如箕也鍛

識

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曰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

識

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會因譖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教昭遂殺之康

識

嘗謂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國林七  
賢人品優  
各向如

醉

丁南湖曰史譏七賢之放達至於輕蔑禮法遺落世事固可鄙矣然此  
特謂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若乃地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而  
慎世事者不少也嘗觀山濤竭事母之孝晉書濤以母老辭職表疏數  
十上父乃見聽及居母喪負  
士成培手守廉官之節清居榮貴貞慎儉約  
阮籍辭曹爽之召籍嘗召  
曹爽召  
植松栢文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  
籍康悟養生之道康嘗備  
養生服  
不往卻晉武之婚籍嘗為武帝求婚於籍  
籍康悟養生之道康嘗備  
養生服  
食之事以為導養得理則安期絕選部之舉  
代康乃與濤善告絕  
此  
彭祖之倫可及乃者養生論  
皆名教之所係不可槩以醉客易之也阮咸向秀劉伶雖無足錄而當  
魏晉衰亂之日皆託飲以自全不失為智士獨怪王戎之好利而顧亦  
稱放達焉謬矣哉

朝臣多以  
為不可  
鍾會勸伐  
滅虜取虜

魏司馬昭慮姜維數北伐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  
鍾會勸之昭諭眾曰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最難不如先定巴蜀三  
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虜之勢今維維於蜀中

杏

魏以鍾會  
都督關中  
軍事

姜維請防  
未然

黃皓寢偷  
冠之謀

立故丞相  
亮由於馮  
賜

也俗中即今成  
都河開縣西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  
之聞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  
中姜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軍騎張翼董化督  
諸軍分護陽安縣名屬  
成都府關口及陰平縣名今  
文州是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  
鬼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群臣莫知

唐荆川曰蜀漢立國雖有劍閣天險而陰平小徑乃空虛無人之地也  
平則魏欲攀木緣崖其可得乎惜乎後主信皓邪謀誤軍國大計俾蜀  
又由陰平行七百餘里而入成都不可守矣卒之而縛車禪社稷為墟悲夫  
綱矣未矣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赤  
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等請

綱秋魏遣都督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  
故曰劍門鑿石架空為飛閣道以通行諸故曰劍閣○同時魏欲大舉兵  
入寇遣都督鍾會統十餘萬眾趣趨漢中會過幽州刺史王戎問計戎曰

一綱

二綱

三綱

道家為而不恃  
劉寔笑而不答

唐金之節

五人為義  
不力

魏人唐舉

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

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魏軍發洛陽會使

胡烈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格鬪而死會遂長驅而前者猶言直進也

維聞會諸軍已寇漢中引兵與廢化等合兵守劔閣以拒會

十月吳人來援○國漢遣使告急於吳吳使大將丁奉向壽春丁封孫

果向河中救漢晉人微者也書來援緩詞也是時漢有倒懸之急吳人苟救難分災當遣將鼓行如救焚然猶恐弗及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元嗣朱勸晉王進相國受九錫一賤深可母作禁人之升堂

震下凡曰則蓋拒諸門外披而登諸階步兵失矣然其言惛惛諸所比倫止以伊周之事未又言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之勳出於拒

文而勸以臨滄洲謝支伯登箕山揖許由固不必勤勤於小讓則其意

指所亟亦不可以察○國時魏維

衛將軍諸葛瞻及郤艾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國時魏維

入蜀

蜀山通道

琴大緣崖

諸葛瞻父

子死節

父子資質

過人

家法有目

孔明有子

有孫

列營守劔閣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郤艾上言漢兵權折宜逐柔之乃自

陶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

以氊自裹推轉而下惟通回也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謂若貫魚之先登

至江油今龍州有江油縣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大破之斬瞻

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昌陳而

死

徐氏曰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

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資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

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

彼為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尚無愧乎

綱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謀死之漢亡○鑑漢人不意魏兵卒

至不為城守調度調度賦調用度也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進山野不可禁

制譙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

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

父子君臣

同死社稷

衛子  
章羽  
見昭  
公三  
十年

後力研石

北地王謀

有烈丈夫

徐子章羽

秋見忠於春

劉禪愧父

愧子

顛沛不忘

德源

謀於昭烈之廟昭烈廟在四川成都府城南二里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全成都帝面

縛而面向前率群臣詣軍門降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美維得帝

救命亦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權還其印綬節蓋

胡致堂曰北地王謀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矣

右漢二十六帝合四百六十九年

魏之攻蜀也吳人或謂蜀陽張揚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

張揚論司

馬

吳人笑張

梯之言

兵有先聲

而後實

鄧艾欲因

平蜀以乘

吳

俞文事當

涓報

鍾會受圖

內有異志乃與瑾密白艾有反狀

魏以檻車徵之赴京師會所

姜維欲會諸將

侯

辛憲英料會軍旅之間惟仁怒

魏甲申魏成熙元年○吳元正月魏詔以檻車徵之赴京師會所  
艾父子既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丁丑矯太后遺詔使會  
起兵發司馬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立故漢  
帝會眾兵作亂格斬姜維爭先殺會都文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  
確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  
○國初艾之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確謂曰可以報  
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字南其不免乎既無德音又  
不御下以正確聞之不假駕而謝預君子取確○國會之伐漢也辛憲英  
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異其有志也會  
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仁恕乎琇  
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及賜爵關內侯

尹起莘曰夫特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臣民毀人宗廟使不得

之功

仗義討賊不幸天不祚漢逆賊通誅其子承襲一方少延赤帝之祀

王公相去

○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國大尉王祥司徒何曾曰晉

君于愛人

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輕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

王祥獨長

禮我不為也及入詣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今日知君

也知耻故書法如此所以著魏臣子當賊之罪爾

見顧之重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國禮舉家遷洛陽秘書郎卻正從行正相

郭成犯漢見後漢隱帝乾祐三年

竟道一王祥又一顯也彼餘人但知貪富貴劫威趨勢以奔走蒲伏

表行事姑示之無詘以微重於新朝可謂奸人之雉矣異時為晉太保

周太師前日持不拜之節安在哉

恨知卻正之晚

諸葛亮不能輔之久

何乃似卻正語

中撫軍有超世之才

道宜適舉動無闕禪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繼皇主休殂其姪皓即皇帝位

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晉世子○

初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依以依繼皇主○後依雅孝友多材藝清和

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昭欲以依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

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

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書

據書以其子不為丞相副此書以其子炎為副相國書辭若一其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

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晉世子○

初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依以依繼皇主○後依雅孝友多材藝清和

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昭欲以依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

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

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

遺身行道始終如一季與兄等號為八達薨年九十三

方正學曰者獨懇歎悲痛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為魏之貞士可也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季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

尊貴矣獨慙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為魏之貞士可也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季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

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託為

能如季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

歷年固曰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

名義足以結民心

結民心

結民心

結民心

結民心

結民心

明畧過絕於人，驅策賢豪，殄滅奸宄，於是中原肅清，戎狄詰服，惜其使中多諫，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為奸臣牽率，嗣子幼弱，奇託非人，曹爽驕蹇，黨友輕挑，尚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右魏自曹丕至是凡五世四十六年而亡。

**監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者**

青麻代青  
牛鼻繩所以牽牛  
者以青絲為之

**丁南湖曰**取不恐之謂仁，不奪之謂儉，恐莫甚於廢弒，其君奪莫甚於篡，絕滅於此，兩代久矣。晉主乃欲矯魏之奢刻而沽名於仁儉，其真不識仁儉字耶？夫仁儉實德，不可以文具為也，而顧以一青麻牛紉為之，是猶以寸燭希太陽以杯水擬滄海，多見其不知德矣。

**監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

賈初置諫  
官傅玄論士  
風天下無復  
清諫

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追虛

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其言，然亦不能革。

**丁南湖曰**諫官無書者，於是書傳。玄皇甫陶嘉得人也。嘗考傅玄建白

多端，既論士風，又有尊儒尚學，貴農賤商，與水旱便宜等疏，其剛直之氣，經濟之才，至使貴近懾伏，臺閣生風，信乎其得人矣。而武帝詔答連篇，亦有轉圜從諫之義，大抵一

**綱丙戌**晉泰始二年八月晉主謁崇陵。○晉主欲行三年之喪，除服然

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

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

義，今天子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

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

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

乃止。群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直經之禮，子者也。以為沈

痛，况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儒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

劉友益

羊祜傳玄  
論整齊何  
如



於所天臣所天者君可試省孔子答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妻終

**三年事**此嘉孝非古書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

**東丁凡曰**晉武而已於是詔諸將吏遭三年喪於是不聽承錫兩類於是見之 **十二月吳遣都建業** 劉馥初吳王從步闡之請遷都武昌楊州之民沂

**綱丁亥**晉泰始三年 **正月晉立太子衷為太子** 國有司奏東宮施放二傳

其儀不同晉王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其令太子申拜禮  
**綱**晉殺故立進令劉友立進縣名 國時司隸校尉李惠勅立進令劉友  
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  
其若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惠元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  
之司直矣其申敕詳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司馬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兩失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責施賤可謂政失 **綱**晉徵魏為李密不至 國晉王徵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陳情  
表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  
無傳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按李密陳情表有云臣無祖母無  
**東丁凡曰**始予讀陳情表妾意李密能奉祖母又故嘗事蜀不肯奪其

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兩失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責施賤可謂政失

在刑賞 在山濤而 袁本不喜 晉武刑賞 不至

李密顧影 無傳 本意上疏 陳情



廣休可謂不黨此吾所以善夫人晉於是能勸善

重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文立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傳名臣何善傳之德也錄其子孫

袁了凡曰國亡矣而自以忠臣之子不事異姓者聞潛也異哉諸葛亮以忠臣之子功臣之孫獨

陸凱竭心公家

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

社稷良輔

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

陸抗論時政

務使各盡其忠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徙其家建安

六國所以并於秦

王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

陸抗撫枕

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

之援內非西楚之疆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

勿

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竊念及此中夜相枕既餐忘食矣事君之義犯而

忽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身主不納

綱辛卯晉泰始七年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華里在建業西○鑑吳人刁

玄詐增識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

舉兵出華里行遇大雪兵士凍寒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

乃遣綱十一月晉晏樂公劉禪卒諡曰思書法是薄也八年矣

綱壬辰晉泰始八年二月晉太子秉納妃賈氏○國晉主初欲為太子娶

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

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

黑后固請又荀勗等皆稱賈女美晉主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妃

忌多權詐太子變而畏之書法本且又逆賊之女也

發明

五可五不可

黃旗紫蓋見東南

遇敵便當倒戈

晉書卷之三十三

四八

謹言唯事不聞

晉以王濬為益州刺史

更手祐陰謀伐吳

木梯蔽江

鐵鎖橫斷江路

蘇穎濱氏論羊祜功於策吳而利於謀晉何如

綱晉散騎常侍鄭徽以罪免。○國晉主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辯不

書法 特書以罪免，所以示面諛者之戒也。

綱晉以王濬為益州刺史。○監初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其才，嘗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時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宜藉上流之勢，

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吳建平太守吳璠取流柁，

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乃

蘇穎濱曰 羊祜為襄陽守，知吳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北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祜不慮此。

事

羊祜不着范文字

綱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八月，吳主徵西陵都督步闡，闡世在西陵，倅被召，自懼有譏，據城降晉。

綱晉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吳陸抗討之，晉主遣羊祜救之，不克，抗遂拔西

陵，誅闡。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入洛陽。○

入洛者，街壁之事，降者，手縛於後。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併之計。不能執壁，故街之後八年，果降晉。

綱晉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

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

羊祜德信懷吳進譎計者飲以醇酒

對境使命  
常通

豈有醉人  
羊叔子

人臣無私

師保境土  
交

之正法  
王居部

元凱以其  
功

仁  
居士未知  
人之焉道

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境人皆悅服而陸抗對境使命  
常通抗遺酒而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祐祐以成藥與之成藥謂已合  
抗即服之入多諫抗抗曰豈有醉人羊叔子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  
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南堂曰**人臣之美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捍外患與凡人比隣而  
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  
師保境土之正法也即以為計耶卒之所以取與者凡八大將軍二十餘  
萬人舟師數千里戰勝攻克非與人感祐懷揆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  
以羊祐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友私於下而茂其君仁人正義  
而不謀利法固私之嫌則所得若少所衷者大仁人蓋亦木知仁之為  
徒而有奉使交私之美則一事耳原祐之功誠非為私也晉而陸抗之  
道夫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原祐之功誠非為私也晉而陸抗之  
方之與若無可嫌者君子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與而陸抗之  
為交驩侯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與而陸抗之  
耶故秋子於祐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子無外交之義也○  
按春秋宋軍亦有七日之揮耳盡此不勝將帥而歸經書曰宋人及楚  
人平○宋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杜預字元凱

王居部  
二歲懷  
來徵外  
垂表册

王何拂衣  
去  
襄南盛名  
處大位  
羊公無德

高貴卿公  
何莊

**宋潛溪曰**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康子饋藥孔子不敢嘗羊叔子  
非謹疾之道矣不貪功不掩賢則  
得矣若是之類非後人所能知也

**晉羊祐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馬純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詣祐論事  
辭甚清辯祐不然之衍拂衣去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字王衍方當以盛名  
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祐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從弟  
也故皆憾之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自賈充與朝士宴**庾純醉與充  
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卿何在功魏主高貴卿  
司馬昭中復厚賞充自外入充慙上表解職詔免純官齊王攸以純無罪  
令成濟弒之故庾純云然充慙上表解職詔免純官齊王攸以純無罪  
詔純仍前職以達養責庾純宜其取高貴卿公之問也

**曰**王遊華里中書令賀邵諫曰何定安與事役發江邊戍卒以驅麋鹿  
老弱饑凍大小怨歎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

一  
一

五

拒

吳江一葉  
可也  
晉以御史  
孫朗為郎  
中

得無如馮  
君之言  
卿言起我  
意

家人筐篋  
中物  
以山濤為  
吏部尚書  
山公啟事  
晉以嵇康  
為秘書丞

之蓄而何定坐食萬有餘人北敵注目同國盛衰長江之險不可久恃苟

不能守一筆可航也吳王深恨之後曰誰謂河廣一葉航之

綱癸巳晉泰始九年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國初議郎段灼疏艾之冤

晉王善其言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

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

如馮唐之言乎漢文帝曰吾獨不得頗牧為將馮唐晉王笑曰卿言起我

意乃以明為郎中

綱甲午晉泰始十年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黜濤典選吏部典選十餘年

甄甄分別也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啟奏

綱晉以嵇紹為秘書丞紹私康之子○國初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

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

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園之敗文帝師司馬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

咎司馬主儀對曰責任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儀子東

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

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出於詩未嘗不三

復流涕門人為之廢我廢不遂不住而終

綱馬公曰昔漢誅蘇而兩事雖不敢廢至公也稽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

之讒乎○蕩陰之戰稽紹死之在惠帝永興元年

袁了凡曰余觀王偉元傳蓋以方不門原柴焉兼執親之喪泣血三年

而行不徑不實而東當京洛盜起守戀墳隴為賊所害蓋亦不可不謂

也識其母墳封之崇四尺何墳隴而弗去乎

綱又曰朱子云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殺之雖無辜東仕晉猶有可說而東

自不掩事讎之過也予謂朱子之論紹當矣謂偉元過於厚似亦未學

魏猶在而儀豈晉臣耶即臣晉而以非辜殺東母為伍員可矣冕而立

朝非也他篇有問父死非罪子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曾孫何如曰世

天地四時  
有消息  
元帥  
三徵七辟  
不就  
門人為廢  
兼我  
舜禹不敢  
廢至公  
二子宜不  
仕晉室  
嵇紹不免  
君子之讒

西陵建平國之潘表

西陵建平國之潘表

陸抗請守

陸抗請守西陵國之西門

西陵國之西門

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

屬屬屬託及卒與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

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機雲皆善屬

三害不除何樂之有

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

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者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

周處賦節

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府交辟

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

履地

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

功業必因人而成

運維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

功業必因人而成

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六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

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議者多有不同賈

賈荀馬尤以為不可

克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為不可祐歎曰天下不如晉事十常居八九天與

不如晉事十常居八九

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

綱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晉王初聘后后叔父球上表曰自

更事者限於後時

綱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晉王初聘后后叔父球上表曰自

杜張贊成其計

綱丁酉晉咸寧三年晉詔諸臣就國封功臣為公侯國羊祜封南城郡

其計

侯固辭不受祐每拜官爵多遜避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例之外歷事

其草

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

進達不知所由

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進達不知所由

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了凡經鑑補 晉書卷之十三卷

羊祜面陳 伐皇之計 成吾志者 平且後當 勞聖慮 付授顧審 擇其人

魏戊戌晉咸寧四年夏六月晉羊祜入朝面陳伐吳之計晉王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華華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今主更平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王欲使祜討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君事了當有所付授顧審擇其人也

蘇頌曰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立君則長江木可越也吳既不以則晉之君臣勵精不懈是吳不滅而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乎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細秋晉大水頓國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火東南尤劇宜救兪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為田畝取數鍾此又

杜預三益

武庫 杜預巧飾 經傳 陳達賢略 年晉主

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王從之民賴其利時人謂之杜武庫三益無所不有也思按預之在晉在傳辭可以觀學論考課可以觀能興水利可以觀才也建河橋造敬器可以觀巧間張政可以觀智平江南可以觀勇不跨馬不穿札制勝莫及可以觀略安不忘危勸講武嚴戍守可以觀慮謂之杜武庫也固宜但附會太子之短喪温公謂其巧飾經傳不若陳達之言質略而敦實則其獲罪名教豈淺淺哉陳達謂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杜預謂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主從之

綱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國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乃魏文帝所築高二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極其瑰陽與伴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欲有所啟晉主曰公所言何耶瓘

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帝所此座可惜晉主意悟覺其為太因謬曰公直天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懼召外人具草直對令太子自寫帝悅遂使楚王瑋矯詔誅瓘子孫等九人同被害

欲言而止 者三 衛瓘陽醉 撫牀 此座可惜 遂使楚王 瑋矯詔誅 瓘子孫等 九人同被害

晉書卷之十三卷 五三



於此不復有言

丁南湖曰

大臣不可則止君子見幾而作甚哉衛瑾之憤於此也雖以  
為賈如所怨而唯即黜馬璠之危如朝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其先幾  
則或遠遜或伴狂以避惠之立以消賈之怨可也夫何復相於惠竟成  
其族此蓋恥榮賈禍之至戒矣

晉王焚維

十一日晉太醫司馬程處獻雉頭表以雉頭毛  
晉王焚之於殿前

羊祜舉杜預目代

救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嶺山墮淚

軍事祜卒晉王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

公德冠四海

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

陽

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冠

丁南湖曰

武帝之荒淫則豈有為人臣者預料其君之荒淫而不敵其氣乎此論

吾不信也然自祜之六過人者觀之晉傳曰祜時有善相墓者言

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  
竟墜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吾想祜意蓋曰臂可折也嗣可絕也帝  
王之徵應不可誤信而壞人臣之心也嗚呼祜之此見其可謂大賢矣

袁九曰

也方其拒曹爽之辟不灼於利害之數哉及給事高貴鄉公而納忠司  
馬氏懲王經矣原繁中立樂廣保素王延之持平意在斯乎又不願為  
少帝侍臣而與荀勗為司馬昭從事意以能富貴我者司馬氏也何曾  
自魏司徒求為晉宰相殆踵其故智耶繼以佐命勳事晉武帝封侯帝固  
可與忠告者而其與王沉裴秀處容奸蓄禍於國何賴及氏差反賈充  
出鎮關中蓋任愷使純喬之萬方僅迺濟焉祜方密啟留之夫祜知吳平  
之後方勞聖慮豈知吳平而晉亂乃在充之一留乎故君子謂祜慎密  
若石慶清醇若馮道惟致身之義節未明故於逆順去留邪正趨舍多  
有可議也

晉清泉侯傳玄卒

曰簡整替帝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懼

綱已矣

正月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

耻隨陸賈無武絳灌

無文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

待旦  
臺閣生風  
劉淵耻隨  
陸絳灌

五十四

劉淵文武長才  
孔楊預沮

涼州之患  
方更深  
齊王請除  
劉淵

先王運華  
先王嚴內  
外之防  
齊王攸先  
見其明

文帝不能與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善射膂力絕人為  
侍子在洛陽王渾重之屢薦於晉主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  
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雖少比然不可  
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喜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  
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時樹機能陷晉涼州可指日而集也恂  
曰淵果集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齊王攸亦言於晉主曰陛下不  
除劉淵臣恐并州并州今為太原府屬山西道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  
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平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  
帥後為五胡亦以國門外處之所以謹華夏之外其有慕義來王者  
推分匈奴為五部處之內地種類漸繁晉氏繼之莫知所革在廷之臣方  
且交譽劉淵之才惟齊王攸之言先見甚明然亦木為得正使一淵雖死  
一淵復生將何如母亦遣之出塞嚴為限隔之防可也觀綱目所書五胡之亂自此兆矣

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鑑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

三者一乖  
則難圖

凡事當以  
利害相校

此舉之利  
十有八九

外寧必有  
內憂  
國羊祐山  
濤皆晉長  
臣也祐欲  
伐吳濤欲  
釋吳其策  
果誤吳歟

適宜速征伐若一日能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  
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  
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  
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  
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晉主與張華圍碭表適至華推枰慕局歛  
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  
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  
以為外懼豈非弄乎按在傳晉侯伐鄭楚子救鄭簡范文子不欲戰曰  
濤引此言能平吳則外安寧矣內必安肆而有可十一月遣王佃佃直王  
憂者何不釋吳勿伐以為外患豈非計之愈乎渾柱頭王濬唐彬等分道伐吳東西凡二十餘萬

夏黃曰孟子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山濤準  
正以晉武中才之見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則外寧必有內憂  
可謂明矣然晉是時儲貳顧駭梓執朋狎衛權有此座可惜之言何曾

了凡先生大方網鑑補十三卷終

羊祜山濤皆晉良臣

行

載後

晉詔議省員吏省官不如省事

有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之慮則帝之劇業垂統貽謀燕翼者皆不足以維持又長又不繁與之存亡也使晉武果有帝王之度弘濟天下則吳民有倒懸之厄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極之哉

胡致堂曰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為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因於孫皓則伐之是也準范文子之見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外無患

康子凡曰

晉書稱唐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然嘗自叙於晉文曰惡帝且顧四坐曰名不虛附也蓋許之矣始朝議以益州東接吳寇益軍位缺欲用揚朱及彬文帝以彬多材欲而宗好酒晉武竟用彬異時眾將伐吳彬策其將降焉疾淹留以示不競夫大者爭功小者爭財也而彬澹然於功名之際多材欲者如是乎

細晉詔議省員吏○曰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後

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員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若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昔

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結細苛有小失變常以微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

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

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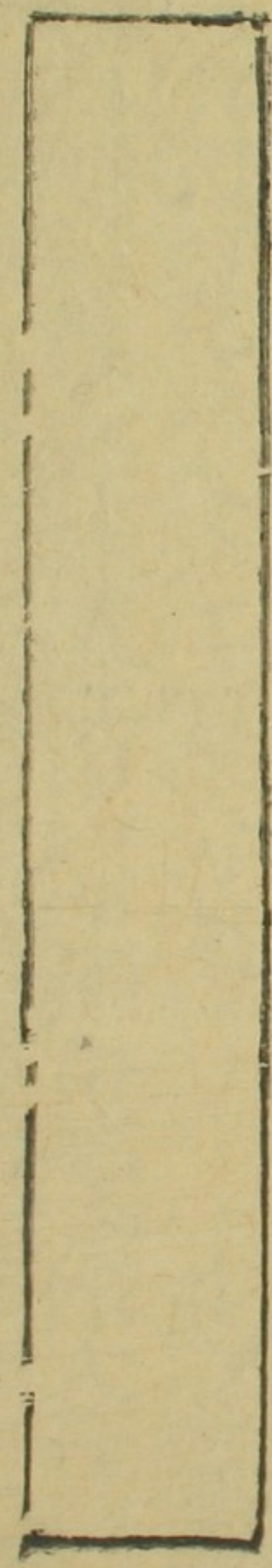
湛甘泉曰

荀勗之省官省事其說是矣而清心之說曷其然耶必如董若蕭曹清靜豈古人言清心乎清心必自寡慾始

劇易不可一槩施

清心必自寡慾始

了凡先生大方網鑑補十三卷終



新撰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代天方綱鑑補卷之十四

○西晉紀都河南洛陽近

世祖武帝姓司馬諱炎字安世河南人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襲封晉王未幾滅魏稱帝并蜀吳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而崩壽五十五○按司馬懿之傳實非正統必并蜀吳後混一寓內適以帝制紀之前此惟書晉王謹按綱目九例斷以太康元年為始云

張悌死節

伐吳所向皆克

鐵鎖橫江

綱唐子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王皓出降○綱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戍傷遇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碇要害處碇七逆反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錐朱推反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筏房越反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若附略又作大炬大炬曰炬以麻油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融椒氣上出於是船無所礙濬遂克西陵荆門今荆府府夷道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

江陵

北軍飛渡  
江威聲如  
破竹

曠世一爭

為兒童時  
為丞相識

道  
恐負名賢  
知顧

道

謂傳手  
後惟  
風利不得

也擬棺也  
以車載  
棺示死

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大巴山巴山在歸州巴東縣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

飛渡江也預遂克江陵預謂諸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

迎刃而解無復着手力也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畧徑造建業又與王濬書

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

還都振整也旅衆也出曰治兵卑者在後亦曠世一爭也濬大悅自武

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使丞相張悌沈瑩諸葛靚帥眾逆戰大敗靚迎悌

欲共遁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

家丞相所識諸葛瑤為張悌魯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

何道耶靚流涕而去拜後身不向朝廷而坐悌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

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以請降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在太平州繁昌縣東北

渾濬人妻潘芝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濬鼓譟入于石頭石頭在石頭城西北

**吳王皓面縛輿襯詣軍門降**

**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自朝廷聞吳乞平群臣皆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祐之功也驃騎**

張悌非吳  
臣第一流  
張悌可謂  
烈士夫  
保天下國  
家常正其  
心  
討逆直笑  
方  
師友忠賢  
吳文帝明  
而有勇

**明致堂曰**

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難致

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難可謂烈士矣夫豈與美其

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為反譬疾端人正士臣仗夷狄才望以為美其

視張悌相去豈直蟻蝻轉之與蘇合哉又曰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

其心使極于清直莫能蔽欺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配天劉秀騎牛

然靈臺憤憤則棄賢保姦天下而民無四海之眾孰得而窺視之苟不

孫皓維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眾亦不免於面縛輿襯臣虜也可不畏哉

**歷年圖曰**破虜有足多者討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筆以下江

大  
大  
權也

面縛街  
保見在  
六年

此羊太傅  
之功

張華以為  
必克  
遣使除吳  
帝政

孫皓折賈

渾濬爭功

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孫孫弼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王舉江  
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  
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  
○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書法以吊民之師也  
○五月引見歸命侯皓登殿積額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  
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剥人  
面皮皓宴臣令沉醉或糾其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  
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封拜平吳功臣○時王濬之入建業也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  
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  
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譴以罪狀渾子濬尚常山公王宗堂強  
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言以功大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  
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狂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毋容恕之而

范通謂濬曰

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  
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  
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  
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博士秦秀等上書訟  
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愚按廉頗之勝晉三帥皆讓君子美之渾  
彬與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遂稱疾不  
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嗚呼渾濬  
視彬有愧矣○濬柱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  
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言射無力也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  
貴要或問其故預曰魏遺洛中  
吾恐為患不求益也

杜預安不  
忘危  
用兵制勝  
諸將莫及

袁了凡曰

羊祜杜預同朝氣合決策平吳實相後先而祜身不被甲閣  
衝組豆固自有人哉彼棄  
○詔罷州郡兵○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

詔罷州郡  
兵

普悅段支昌之事見穆宗長慶二年

刺史如漢氏故事

山濤諫撤武備

刺史復兼兵民之政

山濤名言

晉主貽諍之不善

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韜戢皆藏也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又求寧求寧晉惠帝字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按晉書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然不能

宋濬漢曰

天下雖安忌戰必危故周人伐商之後雖歸馬放牛韜弓棄

陳止齋曰

天下不可以近慮慮之也以近慮慮天下而不誤天下者無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以可乘之間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也唐之得兩河於季世亦非唐之盛事也武帝侈然自以為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蕭悅段支昌之屬亦無求固說為樞武之談以中務宗偷安之欲潘鎮甲士日影月耗一旦盜起未寧禍發難趨而國家無誰何之者晉祚遂以不久唐之故壞復論盜淵嗚呼為天下慮而使淺謀卑見盜太平之名者為之天下之不為晉唐者亦幸矣

晉主乘手

時人謂之三揚

帝王與天同運

帝王為社稷生靈計

郭欽論徙戎

明先王荒服之制

綱辛丑二年三月選吳使委五千人人宮○日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思於政事掖庭始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

三揚

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丁南湖曰

遂成四百餘年之大業董卓淫恣漢高相棄秦之宮室婦女

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橫

邊地內諸郡者雜居不一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

了凡圖監補

晉世且紀十四卷

四

玼徐招

孫下溪上

長策也帝不聽

**栗養心曰**郭欽之疏不行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至於是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三楊以此言之

死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繼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

高愷以精澳金葉以蠟代薪愷作紫絳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示崇崇便以鐵如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

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拾米糖即

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

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桓靈不聞此言有直臣固為勝之

王愷石崇

開富

鐵如意碎

珊瑚

先王之治

天下有制

學儉當詰其奢

其者

**丁南胡曰**負且乘者致寇至臣而王貪者凶于家何王愷所崇之不察

以誇天下耶嘗觀愷以世家貴戚據君刺民崇任荆州刺史劫掠遠使

商客又二人皆肆行醜毒請結權奸以鼓威而罔利此眾怨之所歸造

絕嗣而崇滅族也

綱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尚書張華**以才學文識名重一時荀勗馮

紘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托後事華以齊王攸對忤旨勗因

而潛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震帝欲徵用統侍側從容語

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曰卿是何言耶統謝曰善御者必知六

轡緩急之宜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無遺策功在不

賞遂構凶逆耳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宜思堅氷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

致傾覆因屏左右而言之遂不徵華

綱夏四月魯公賈充卒○**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

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及太常議謚博士秦

張華名重一時

馮紘語及

鍾會

善御知六

轡緩急之

宜

是非久自見



趙穿見史記

賈充晉之趙穿

秀曰昔鄧養外孫宮公子為後春秋書宮人滅鄧見襄六年宮嬴姓鄧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

更曰武賈充晉之趙穿可然天理人心之固有充雖元惡至老病垂死方且自憂謚傳則是小人之心未始安於為惡也秦秀猶是為晉掩護不欲斥言之耳書法如此豈子之哉正以著晉氏崇嬖奸賊保全始終之意顯其志也

六士當為第一

陸喜言吳士有五

薛瑩處貞四五之間

綱散騎常侍薛瑩卒○曰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傲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慎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曰癸卯四年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破禮物博士庾粲奏秀等曰王禮三

詩大雅江漢篇久在外也註回達也

周漢親疎為用齊王名過其實

立中正定九品何如

公無職坐而論道惟軍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名穆公名虎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時以攸都督青州軍事違舊章矣徐酒曹惠奏議謂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沒世及堊及其衰也雖有五霸迭興豈與周石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纒得沒身而周漢親疎為用當如博士議帝大怒除曹惠等名賜攸備物殊禮

綱大司馬齊王攸卒○曰帝哀慟不已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日薨歿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書法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親且賢徒為荀馮所譖必欲出之以至嘔血而卒帝亦聞甚矣使齊王不死豈無益於孱弱之嗣乎甲辰五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銓次考其

劉毅疏中正之設  
於損政之  
道有八其  
詳可得聞  
歟  
劉毅疏中  
正損政有  
八

九品八損

魏舒先行  
後言  
此爭日日  
未果

才德而以為九品有言行備者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  
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故曰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  
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  
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  
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  
于流言五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  
但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  
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  
大於此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故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  
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綱已酉十年十一月尚書令荀勗卒○國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

毒我鳳凰

固其寵久任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其罔

我鳳凰池俗謂中書省也諸君何賀耶與罔通悵有人賀之者勗曰奪

通初帝以才人才人婦官名晉武帝采漢魏制於三謝玖賜太子生皇孫

不可令照  
見人生

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群臣稱適似宣帝故天

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通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曰帝為通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之傳寔以時俗善

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童者通進也謝童謂謝必推

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

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知顯出當時也能退身備已則讓

劉寔著崇  
讓論

綱益甫

正世祖已十四卷

七

喜

志只

却行求前

宜以漸  
社稷計莫  
如封建親  
賢

下固而上

聖王執要  
必已

創業在立  
殺定制

之者多矣，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步而求前也。

同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

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

侯率義而動，有其方足以維持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以獨濟。然為

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

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

至大萬事至衆，以聖王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

然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群下無所逃其誅賞矣。

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

必明，雖愚必智，乃足尚也。帝不能用。

綱以劉濞為匈奴北部都尉，濞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

孝惠皇帝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

武帝明達  
好謀

武帝未嘗  
失色於人

漢興成永熙元年四月，帝崩，詔以楊駿為太尉，輔政。帝宇量宏厚，明達好

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秉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

賈氏，發明書以揚駿為太尉，則見奉朝無人，失所付託之意。書輔政而不

北於此時矣。豈待八王造禍而後見哉？

**更臣贊曰**：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

之平，與之後天下又安。遂急於政術，躬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

輔政中朝之亂，實始於斯。

**賀善贊曰**：晉武帝即位以來，書除宗室禁錮，書以傅玄為諫官，書用故漢

如賈氏而啟五王之亂，蔽於信謗，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患，

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深惜而備書之。蓋其以位為樂，無深

長思，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宜矣。

**綱**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綱**八月立廣陵王遯為太子。長不好學，名譽減淺，後

**綱**辛亥元康元年，賈后凶悍多權略，每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尉楊駿所抑。

以楊駿太傅錄朝政

武帝明達  
善謀

張華不能  
明去建  
義  
司馬亮仁  
而不武  
垂願同心  
輔政  
二十四友  
張華儒雅  
有善客

遂播駭以謀反殺之廢太后為庶人婦廢其始大惡也故綱目斥徵汝南  
王亮及衛瑾秉政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政謐雖驕  
奢而喜延士大夫彭與石崇陸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牽秀劉輿輿弟琨  
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友衆目賈后復召趙王瑋使殺亮及瑾等復  
殺璋委張華以朝政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適上之嫌且華為侍中華盡忠帝  
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數年之間雖閭王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張華不能明去建義  
謂手  
張茂先裴逸氏立關王亮后之朝國儲微弱諸王方剛而  
旋其間欲展誠竭節無可為者惟方試太后時兩人宜以死

傅或風格  
慘整

綱甲寅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  
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滄等官京師肅然

周處死節

綱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初秦雍氏寇齊  
萬年反有眾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之梁王彤音通法處

周處忠直  
勇果  
周府君有  
文武才

中書令陳準奏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  
必能殄寇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  
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處攻之斬獲甚眾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  
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方戰而死朝廷雖以无彤而  
亦不能罪也

效節致命  
之日

綱九月以王戎為司徒○鑑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僚  
輕出遊畋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以象牙為籌書

牙籌書計  
僚同地為案

官也同官為僚  
僚同地為案

賈子鑽核  
聖人貴名

將無同  
三語錄

王衍善清

行燈好品

題人物  
論人先稱

所長

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事賣之恐人得其種鑽其狹鑽祖官反用凡所  
賞後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躬行禮義人老  
莊明自然清淨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將無猶言無乃得無無戎咨嘆良久  
遂辟之辟薦也時人謂之三語錄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  
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  
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嘆良久曰  
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音審亨猶言恁地也寧猶言如此也然誤天下  
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  
約言以分別義論如破木然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  
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  
放為達任縱意也放謂放誕也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此去釀連  
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

有樂地  
何晏祖述  
老莊

天地萬物  
以無為本

賢者持以  
成德

萬物之生  
以有為分

制事必由  
於心

言談林藪

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  
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  
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  
士大夫皆以浮延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者宗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  
而未可絕去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  
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  
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  
其廉標謂之曠達故恃言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  
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  
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  
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頹論亦不能救  
參考按書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詞論豐博廣笑而不言  
時人謂頹為言談之林藪周弼曰頹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世立無

鑽 西晉實百 此則聖人 之正道 如 者得矣何 虛無羨顧 之崇有二 則何晏之

**胡致軍曰**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為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為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中未嘗有擾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鄒九峰曰**王戒任情曠達身與七賢之列西晉頽風實自弊階一旦貴項盾會計積核一事曠古未聞而戒忍為之是於流弊之中又益之以吝卸忌刻之私也以之用賢則媚嫉以忌而遠之使不通者有矣以之行賞則刻印刻忍弗能與者有矣一吝忌之私天下且莫當其病而况濟之以及於入市之錢者有矣一吝忌之私天下且莫當其病而况濟之以迂曠浮誕之行其有不

**朱子云**財猶賊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然余以為晉而迄全雅操短玄手不離珠玉而大者兇節豈非近之為汚耶然王行而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改為王衍王敦而酌貪泉者亦何害為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

**綱**已未九年正月將軍孟觀擊齊萬軍獲之○**目**張華薦觀沉毅有文武才使討萬生觀身當矢石大戰數十皆破之

江統批戎 有道之君 校夷狄 武帝權宜 之計 關中帝王 所居

**綱**太子洗馬東宮官名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收夷狄也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贄之言至也古者相見之禮手有所執以告至也而邊城不弛固守雖疆暴為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武帝徙武都民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梓禦蠻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蔽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故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枳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之思釋我垂蔓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一冊五頁 卷之三十一

**丘瓊山曰**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而執魏

**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

**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後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

**晉之事可鑒也**已

**下南湖曰**郭欽徒戎論不得行於獨斷平吳之武帝矣江統徒戎論豈

**伏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仁矣**中原雲擾之亂矣待漢甥而後作哉

**帝為人顛駭**愚痴嘗在華林園明帝所建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

**為官乎為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

**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

**郭恣橫貨賂公行**憲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家取內

**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執排金門入紫闥小門危可

漢劉淵自言吾錫在綱目永興元年駿語駭切

論魯褒錢神記

皆疾時之作也而世道從可知矣

**裴頠曰**晉世賄賂滋章致感魯褒錢神之嘆余觀山濤為吏部尚書

大守劉肇賂成以筒中細布五十端然已為司隸所糾今滕此二路走

**裴頠**晉後母廣成君且雅望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

**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

**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

**頠時頠薦**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

**華而不實**裴逸民字裴頠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

**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塞裳而就之

**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長安宮城西掖門外

銅駝在荆棘中

言人物之盛也





矣謂之矯詔何居若惠之不君置而代之苟志安宗社奚慕之有惜哉  
倫非其人也

議者知兵之未戢

兩雄不俱立

待後貴當相酬望之類然不可侵

六月以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王顥為太尉各還鎮○時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散說問奪穎兵權又亦勸穎圖問散與又聞者憂懼慮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問功德宜委以萬機即時歸朝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問辟劉殷為軍諮祭酒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謙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儉儉而不漏清而不介望之類然而不可侵也

集覽問儉卓異也

易乾卦也

易之善戒

三其基為中基為五難四不

可

行其難而不為難

泰伯子臧不得專美於前

張翰專臆之思

十二月河間王顥使長沙王又殺齊王問○問既得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趙王倫遷帝于金墉城大司馬無忘穎上去年齊王問討趙王倫於橋倫為倫將孫會等所敗穎上變為倫將張永所破大將軍無忘黃坐拜百官待救三臺選舉不均寵愛用事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災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倚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泰伯子臧不得專美於前矣問不能用惠辭疾去顧榮張翰皆慮及禍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翰因秋風起思菰菜羹美鱸魚膾吾亦與子採南山飲三江水耳胡也江南人呼為茭草專水菜也生水中葦似鳧葵採莖可敢以五味和煮為羹鱸魚巨口細鱗松江之鱸鮓而切為膾美曰人生貴

九則益甫

三其基為中基為五難四不

記少機只語

人生貴得志

更發避福

適志耳富貴何為按晉書翰曰人生貴得志而敗人皆謂之見機即引  
去辭故辭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穎川處士庾亮聞期年  
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河間王顓成都王  
穎等起兵討明殺之穎王騎者擅權自取凶滅顯不守藩國稱兵樂

臣子之義

得

南誅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恤遽受九錫以軍景文武  
未悟方欲久專大政騎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諫者遠直諫者  
誅遂使獻王絕國不祀良由生

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督

首鼠兩端

癸庚二年河間王顓成都王穎舉兵反謀欲攻又長沙廢帝顓以張方  
為都督穎以陸機為前鋒都督王稔等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  
諸將之右稔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稔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  
端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適所以速禍也帝自將討穎穎將張方襲之

諸王孰是孰非

入城大掠死者萬計西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  
者穎初用李含計欲俟穎殺又而討之遂廢帝立穎是顯有無君之心而  
穎亦預聞者也今又舉兵向關至犯乘輿殺忠義之士是非反而何

綱十月長沙王又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穎都督陸機戰  
敗機初與官者孟玖有隙至是玖潛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  
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為牋辭穎既而歎曰

華亭鶴唳

華亭鶴唳華亭縣名可復聞乎秀收其弟雲皆殺之機雲皆性又收機司  
馬孫拯下獄獄吏掠極數百兩蹠骨見蹠兩旁曰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

二陸世之奇才

吾義不負二陸

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  
才吾家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詞  
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字童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  
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  
之按晉書曰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  
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庚之投袂而赴也

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開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海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

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先時十一月長沙王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討顯至是沈及顯

黨張輔戰敗被執沈謂顯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殂醞之戮其甘如薺齊其顯怒斬

之發明正書其官者美其有死節之義也

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璽皇后天下之母也太子天下之

綱頭表穎為皇天弟自為太宰雍州牧

綱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徵侍中嵇紹詣行在秦

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

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讓道石越拒戰乘輿敗績於湯陰

嵇紹以身 帝類中三日 嵇侍中血 嵇紹正色 死節 問士備元 嵇延祖二 子中處何 如

綱八月穎殺東安王璉琅琊王睿走歸國睿弟○睿沈敏有度量與

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璉死睿從帝在鄴

恐及稠逃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綱劉淵自稱大單于○鑑初大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

王以次當為單于也劉淵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

起

左賢王英  
武超世

羸

蜀滿諸師  
五部以赴  
國難

弓三百斤，願以聰為積，將軍淵從祖右賢王，電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斂手受役，奄忽過百年。左賢王，劉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喻亂之如復呼韓邪，漢單于之名也。覆姓呼延氏，本曰呼，謂鄭告之淵曰：願請歸會，整頓弗許。及王浚東瀛公騰起兵，淵說願曰：請為殿下還師，五部以赴國難，二賢之首可指日而懸也。願悅，拜淵為北單于，浚亦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雷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漢，即漢王位，改元元。

熙按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武通。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豈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大號，縱盜中原，懸懷二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興滅，殊可痛心也。

**丁南胡曰**：即康節西晉詩云：無木可梟元海頭，蓋以元海倡五胡之耶。蓋元海之素，有反志也。齊王攸言之矣。元海則豈不欲梟王濟乎。濟乃與之結恩，相友，嘗進言於武帝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於是元

海之在中國，肆然無慮，而其惡養成矣。論者或以五胡之禍，非元海而不以元海之惡，罪渾齊豈非史家一缺典哉。

**丘瓊山曰**：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為中國害，不過侵軼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居中國，歷三

朝，幾二百年，然其桀驁好鬪之習，猶前日也。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夷狄之猛鷲，假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其禍尤慘，觀諸淵，應可鑒也已。

**綱** 幽并兵至，鄴，願奉帝還洛陽，王浚大掠鄴中而還。 **目** 張方擁兵專制

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

大弟。 **○** 劉淵聞穎去，歎曰：不用吾言，遂自犇潰。然吾與之有言，不可以

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雷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

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

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道哉。雷等稽首曰：非及也。

**李雄** 巴西氏也。 **○** 即成都王位，國號大成。 漢至孝宗永和二年，晉桓溫滅之。

質質 鮮卑身  
桓俱東 胡種名

大丈夫當  
為漢高祖  
武

綱目

晉書

卷

晉渾夫婦死節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涇氏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

猛虎自效

八月東海王越與大宰顛更相攻擊鎮南將軍劉弘上表曰自兵戎紛亂構於群王載藉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

荆州無東

謂宜速詔超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不聽

負心

昌侯德之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依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依與恢戰屢破之

丙寅光熙元年東海王越以張方劫遷車駕都長安大宰

顯起兵討之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成都王穎奔長安九月長史

劉盟殺穎

重氏曰

荆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國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

手書丁寧

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

一紙書賢

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集覽 露板以木簡為之謂之露板漢書云露布上房即此也註見武帝之世

按魏改曰許昌開魏許昌

十一月帝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為也侍中華混露板馳告大

郎傳雷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史臣斷曰惠帝皆愚不辨政交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忠賢路絕讒諛得

七

仗一

琅玕王保

榮循此土之望

吾不以王法貸人

綱秋七月以琅玕王廢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國廢以安東司

王法不可以私貸而王事獨可濫使乎既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是其

王法不可以私貸而王事獨可濫使乎既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是其

王法不可以私貸而王事獨可濫使乎既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是其

王法不可以私貸而王事獨可濫使乎既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是其

以王衍為司徒

王衍三窟

蓋是窟

用之之始已有殺之意則殺弟者固苟道將非兗州刺史也  
綱以王衍為司徒○鑑衍說大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

謂致堂曰王衍當東海幽廢之時宜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禁無一辭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為遠論欲欺石勒為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為實而窟之為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斬

丁南湖曰人之禍福動乎四體而言語之微應尤有捷於影響者王衍也獨不知所謂三窟乃三人之禍兆乎禽獸之居惟狡兔有三窟蓋兔性最狡故竄避最深而卒不能避者多矣衍為晉宰輔不思經國惟思自全乃以弟澄督荊州敦刺青州而并以已之在朝為三窟此其兄弟相率而為狡兔耳夫既為兇免獵殺之禍哉厥後衍遭石勒之殺遂遭路戎之殺敦之反叛則發墜倒尸而殺謂曰躍躍兔遇大獲之正此三人之謂而言語之微應果如影響矣

綱慕容廆會自稱鮮卑大單于廆自武帝時已為寇既而降以為鮮卑都督廆生歟及是慕容部愈盛遂稱大單于

張軌遣都護入衛

綱戊辰二年漢永鳳元年二月大尉越殺清河王璽書法璽故太子也不書故也○綱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都護北宮純入衛擊破走之○綱詔封張軌為西平公西平郡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

綱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以其子聰為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音襄大將軍綱已巳三年漢河瑞元年大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尚書何綏等十餘人○綱帝但歎息流淚而已綏何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王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

此屬必及於難我祖其殆聖何曾日食萬錢武帝不為遠慮  
賜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著處子劬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綱馬公曰何曾議武帝偷惰取適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

通綱作過

綱監甫

王戎傳女通  
乘額貨錢  
數方之乘  
還女從弟  
寧我色  
不悅女  
逐還直  
任愷字元  
康一合方  
錢見本傳

何曾非忠  
臣  
問晉王戎  
何曾何如

置君子營  
張賓自比  
子房

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  
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南湖曰舜時四凶有號饕餮者蓋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是民物之虎  
乎何曾日食萬錢使厥子日食二萬其饕之魁乎噫饕餮一也在舜則  
誅之於四裔在曾則爵之於三公此所以治益治亂益亂歟

袁了凡曰曾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而子劬一日之供以錢二  
萬窮治饑蓋每食厨所棄猶不減萬錢度日費又如何吁愈侈愈靡矣  
宋仁宗卻蛤蜊之獻不欲一箸而費二十八千以天子而惜費若是如  
曾輩之暴殄天物不減此何待哉

綱石勒寇鉅鹿常山回眾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賓

為謀主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潤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

又勒徇山東宿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

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宿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

由是奇之思按賓之自比子房志則大矣而語雖呼謂將以石勒為漢高  
祖唐四年漢光興元年七月漢王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羽檄徵兵  
入援

鑑京師饑饉日甚大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羽檄尺書也行使入援

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

大傅越討  
勒次于項

越以行臺  
自領

漢石勒擊并王如兵遂寇襄陽十一月大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越帥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大傅越卒于項王衍等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

帥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大尉衍等勒武鄉羯人也先是嘗至洛陽

是衍竟為其所害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

且言自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

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衆人畏死多

王衍少無  
宦情

綱鑑易知錄



襄陽神色  
嚴然  
未嘗見比  
輩人  
石勒殺王  
衍

一代人物  
安在

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嚴然顧阿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語孔長  
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尚可存乎美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  
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排推也謂推倒其剖  
越極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  
王皆沒於勒殺  
**尹起莘**曰殺如後天豕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暇一代人物果安在哉然  
襄陽王範毅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節越敗亂天下範等從而和之斷  
喪帝室委棄乘輿大節若此他何足數哉

漢王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  
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始安三國吳郡名劉淵封從子曜今為桂林府王彌石勒皆  
引兵會之未至晏先至洛陽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  
走晏盡焚之未幾彌及曜等繼至晏乃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欲  
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

**荀松**

懷帝天資清邵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  
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凶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石濬**

祿大夫封平阿公恬然受之而不知君死社稷之義其為中國  
之羞也甚矣書之  
于冊重戒萬世

刁丁聊

江東百六  
切

賈索謀復  
晉室  
將軍用兵  
神  
似呼吸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  
說琅瑯王睿收其英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  
掾掾屬也言置  
掾屬一百六人刁協字元雅陳頴字仲庾亮字元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  
八月漢王聰遣曜等攻長安克之以曜鎮長安安定太守賈疋疋古  
也疋古  
白曜眾大敗於是疋等兵勢大震迎奉主業入於雍城雍城鎮名今鳳城  
府屬陝西道  
十月漢石勒誘王彌殺之○國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  
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以周  
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

周益甫

卷之二十四

十二

吹寒盛温 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温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軍其受

之勒報書遺現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周顛奔琅琊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

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

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管仲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

亭游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

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何至作楚囚對

泣邪眾皆收淚謝之陳顯遺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

傾或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

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

不能從○白望猶虛名也卓茂身居漢武建武元年朱邑身居漢宣統節一四

胡致堂曰管仲相桓公也能舉瀋淄之民以匡天下之難王導佐中宗

之非耶蓋志在於事之先事成於志之後仲有一匡之志故能懷夷狄

尊周室導惟無中原之志故偏安江左坐視神州之陸沉也

青原

管仲有一匡之志王導無中原之志

壬申六年琅玕王睿遣將軍桓彝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退

張軌遣兵詣長安○同時涼州王簿馮粲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

軌從之馳檄關中其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

安諸軍絡繹繼發書書遣兵向子義也前書遣北宮純入衛此

夏漢太保劉殷卒○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

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

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劉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奔于平陽秦王業自

雍入于長安九月疋等奉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

十二月前太子洗馬衛玠卒玠字叔寶○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按

寶

情恕理遣終身不見喜怒之色

事君當務幾諫無異犯顏

張軌知為人臣

張軌遣兵詣長安

問優劣何

書王澄有高名每聞珣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珣談道平子絕倒珣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清女婿王潤中與名士

南胡曰

少微編錄顧榮衛珣並書卒矣史綱但書前太子先馬衛珣趙王倫又事齊王周又事長沙王又事成都王穎而改更君父有如傳驛後雖輔佐元帝功不補罪矣珣少年遠識勸兄以致身扶母以避亂而羈旅之際早絕王敦之交况所謂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遣者梓乎聖賢之遺旨此蔡珣之淑慝舊史之所未辨也史綱一筆一削以正之

南安亦亭寇

南安郡名今陝西華昌府是也赤亭姓七仲後秦姚東徙榆眉戎身襁負從之者數萬

孝惠皇帝

諱業字彥旗吳王嬰之子武帝孫也初封秦王及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漢將執而弑之壽四十八

庚珉王舊

鑑癸酉建興元年春正月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着青衣行酒庚珉王舊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二月聰殺珉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四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即皇帝位以麴

秦版署號

允為左僕射索紝為衛將軍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百官無章服印綬唯

以陳頤為

綱琅琊王睿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頤為譙郡太守○國譚嘗在壽春依

華譚不責

周馥至是廢譚曰周祖重字周馥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紆國難執政不悅與兵討馥死未踰時而

天下尚有

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為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

直言之士

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

制已亥格

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頤言於睿曰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

以賞功

車已覆而後重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

趙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顏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

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皆以已亥格乃

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

陳郡數為正論

停之顯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為謀郡○鑑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唯慕容廆政事循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

以祖逖為豫州刺史

左丞相廆以祖逖為豫州刺史○鑑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河

祖逖語舍將出師

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廆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魚肉可食猶言自相吞咬也遂使戎狄乘釁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夫王誠能命將出師使逖董統之以復中原

石勒奉表於王浚

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鎧甲仗器也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

石公可信

○國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問於張賓賓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竊相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

帝王自有歷數

于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願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恠乎浚大悅遣使報聘

用兵貴神速

○國甲戌二年漢嘉平四年正月石勒復遣使奉表於王浚○國浚益驕怠不設備二月勒襲薊陷之初勒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葺于琨送質請和

石勒喜得  
二子

張軌有匡  
輔晉室之  
功

陶侃運甓  
陶侃致力  
中原

截髮延賓  
張寔獻璽

滾將佐親戚家資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勒曰吾  
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遂擢用之

綱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

發明晉世割據諸人皆書死獨於西涼張氏及前燕慕容氏父

綱乙亥三年漢建元詔進拓拔猗盧爵為代王後為元魏始虛請并州從

綱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時丞相庾亮加敦督江揚等○時侃破杜

張叨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左手足

齊外統離謂暮運於齊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

綱十月張寔得璽獻之初帝失璽於湯陰州軍士得之乃獻於寔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璽乃歸之長安

張寔遣兵  
入援

嘉言自至  
何必賞

張寔父子  
能事君

賞充美士

孝士貞女

綱丙子四年漢麟嘉二月張寔遣兵入援○國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

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職主盜隗瑾曰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

決之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

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

增瑾位二等寔遣將軍王談帥步騎五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

寔都督陝西諸軍事書法前書朱軌遣督護入衛又書遣兵詣長安於是

尹遂昌曰是時晉室危如累卵四方未聞有勤王之師張寔遠在河西

綱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國曜獲將軍曹充梁緯飲之酒曰

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息速

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

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

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時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泣

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

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

以那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

未嘗以詭計欺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

輒相為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而露肉也群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

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

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王暉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允自

殺斬綝于市○十二月丞相麴廞出師露次野宿曰移檄北征○國廞聞

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曰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

帝王之師以義行

言明死節

今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杖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

發明當長安危蹙之際琅邪初無救援之意及聞其不守始出師露次

此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于寶曰晉之人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

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

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也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

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廢名檢持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望空為高而笑勤為惰是以劉頌

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頹其此之謂乎故觀

籍之行而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頹其此之謂乎故觀

與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議思躬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監傳玄劉毅

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成之主治之猶懼致亂尤惠帝以放蕩之德臨

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守文之強臣怒帝即位於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

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望空望名也猶言虛名也

歷年圖曰武帝既遷魏祚不能復取之矣○望空望名也猶言虛名也

麥璧之萬金之寶委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

聞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胡羯逞兇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壅隘生民

例

天下長文用此道創業立本異於先代

學者以莊老為宗

劉傅俗吏

固西晉民風國勢何如

按晉書及通鑑

無即位於三字

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後三百年豈不哀哉○胡謂劉淵謂石勒氏謂符堅走謂姚弋仲鮮卑謂慕容廆此謂五胡也

### 右西晉共四王凡五十二年

○東晉紀都江東建業

### 中宗元皇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王觀之子初為安東將軍及廢帝遇害乃即位于建康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六而崩○帝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曰有精曜顧盼煒如也

### ○丁丑建武元年

漢麟嘉二年○京元公張定稱建武五年○正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國時黃門郎史淑持涼州稱廢帝出降前一日

### 使淑齎詔賜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遣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璞等卒不能進而還書法書伐漢何子義也

### ○二月漢寇榮陽太守李矩擊敗之○國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榮陽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

榮

張肅請為先鋒入援

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

謂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眾皆踴躍爭進梯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三月丞相廢即晉王位○國弘農太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廢帝詔令丞相廢統攝萬幾廢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固請不已廢乃即位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

才協久官中朝諳練舊事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致重曰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姓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為正耳蓋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

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胃可榮而偽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耶必也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遷依舊業安能繫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元帝中興晉室重祚百年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為實矣故曰五馬度江一馬化龍馬化龍

繫馬後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鷄其將牛金○一馬化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柳

質循為世儒宗

此石馬之

一馬化龍

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周高不為  
無見  
副四海依  
歸之望

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正之崇雖僭竊其言蓋亦有理此  
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  
他妄自尊大者比也

以韓非書  
賜太子  
申韓刻薄  
傷化

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  
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姊為  
紹妃使亮侍講中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  
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秉凡曰昔諸葛孔明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送太子而東元規  
賢於孔明能諫其上勿以韓子賜皇太子夫此一事也將取節焉雖謂

漢錄斯有  
堂災  
張定遣使  
上表

綱漢錄斯則百堂災○曰燒殺漢王聰子二十一人書法著劉聰  
綱張定遣使上表○曰破羗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相國臣聞陛下忘  
大體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  
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

張光世  
忠貞

綱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曰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

獨顧和無  
言

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

祖生先我  
着鞭

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

溫嶠表現  
盡忠

綱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琨與祖逖齊名謂人曰常恐祖○曰

溫嶠絕裾  
散騎侍郎

初琨世子群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欲襲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  
為內應為匹磾羅騎所獲琨不知來見匹磾收琨縶殺之溫嶠表現盡  
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後數歲乃加贈太尉謚曰愨嶠之詣建康也

劉琨乃心  
帝室

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  
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  
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書法

綱曰書琨無一大快人意於其遇害  
具官者亦惟其乃心帝室而已矣

發明可嘉然不思戮力共功之義遂

至成害督將則○**漢主聰卒太子榮立為新準所弑丞相曜僭即位**  
其餘不足觀矣○**漢主聰卒太子榮立為新準所弑丞相曜僭即位**  
**勒進爵為趙公**曜立新準執燔而代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  
計準後漢將軍奮泰斬準以

**尹遂昌**曰鳴呼中華之主天所立也其休戚存亡與天地相為流通而  
於世王實得罪於天帝也天乃假手於新準屠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  
昭昭如此後之人可不畏哉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能遠疏三失

**綱十一月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國時詔群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  
**丞能遠上疏以為梓宮未返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臣不以讐賊未報  
**為耻務在調戲酒色二失也**選官用人惟在白望選求才幹惟事請託三  
**失也**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其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  
**不及權貴是以才不齊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  
**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更尚書陳頴亦上言宜循舊制試**

元帝可謂能從諫

**以經策從之**

**回邑卯二年**漢改號趙元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詔琅玕恭主

**為皇考節循曰禮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既而罷之書法**書皇其私親多矣詔未後尋繼

**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

**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王枕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

**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尙敦之志

**漢王曜還都長安改國號曰趙以單于為祖**

**石勒始與曜絕自稱趙王**趙也加張賓大執法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綱庚辰三年**後趙二年**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國時宇文弋攻廆**

**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疑來獻捷疑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贖為皆**

**為之用帝欲留疑疑曰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龍驤**

呼右侯而不敢名  
以慕容廆為平州刺  
史裴疑再鬼  
威德

龍驤竭忠  
王室

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也

趙以喬豫  
和苞為諫

五月趙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時趙主曜作鄧明觀及西宮凌

諫大夫  
一觀足以  
平涼州  
二侍中有  
古人風

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力諫○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

祖述經畧  
中原

七月後趙兵退走祖述進屯雍丘雍丘縣名今屬河南開封府詔加述鎮西將軍○

祖述為取  
河北計

後趙鎮戍歸述者甚眾境土漸蹙是月詔加述鎮西將軍述在軍與將

課

以謙王永  
為湘州刺  
史

十二月以謙王永為湘州刺史字承即整○鑑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

王與馬共  
天下

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

王導有佐  
命之勳  
王導任直  
推分

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

王導善處  
與廢  
雅素佳士

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

鈐刀豈無  
一割之用

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能任

集覽  
緝統子  
名  
統兄弟

真推分澹如也任甘六真性推之分有識皆稱其善處與廢而敦益懷不平

緝統子  
名  
統兄弟

遂構嫌隙○帝欲用親舊以鎮方面詔以左將軍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緝統子  
名  
統兄弟

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

甚有能名  
○辛巳四年趙光初四年三月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文鴛出戰力盡被執

段匹碑常持首節

匹碑死不

人相忘於道術

劉隗答王敦書

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虎素與匹碑結為

兄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後趙匹碑不為勒禮嘗著朝服持

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見殺發明匹碑賊害劉琨遂至人心不附迄為

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隗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賊

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皆與之密謀敦遣隗

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竭朕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

綱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鑑逖以戴淵雖有才無弘致

遠識且已剪荆棘刺除也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

意也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

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逖弟

約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眾

祖士雅慷慨

自昔難得

之士

士雅未聞

道

王敦以豫

州為虞

綱致堂曰祖士雅慷慨中義有智畧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

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則歸納印符角中東路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况王敦所以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為虞

士雅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奸人懾息不敢動何必

快快發病而喪其軀哉

陳止齋曰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委之

綱十一月以慕容暭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暭立子皝為世

子皝胡皝皝胡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

綱壬午永昌元年趙光初五年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檄討之

敦分兵寇長沙○鑑初敦欲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

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狐依於城鼠憑

才豈達大體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三國吳

鳥程縣屬浙江道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恃寵

城狐社鼠

綱自唐

昭宗天後二年

若思淵字

大連隗字

忠臣義士  
竭節之時

後漢書

吾志欲死

卓茂傳

忠義  
令百姓知  
吾心

城言以

城自嬰

統

物篇

靈敢肆狂逆方朕大甲數上疏昔太甲顛覆厥度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國譙王承遣鄧

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

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東之功也卓

意始決遂露檄敦逆狀約陶侃同起兵討之敦遣魏弋攻長沙郡城池

不完資諸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麥桂承曰吾之志欲

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

城固守虛望戰死甘卓亦遺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河內斷敦歸路則

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

枯魚之肆矣按並子昔見轍中淵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曰待我

卓不能從○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才協勸帝盡誅王氏帝

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

導呼之曰伯仁周顛字以百口累卿一家百口託顛直入不顧恐人疑也既見

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外呼之

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絕不與言遠

又甚矣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遣導朝

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

其手曰茂弘王導字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

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懷帝時嘗以導為安○國叢據

石頭石頭城名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謂難掩無帝命刁協劉隗戴

淵帥眾攻石頭協隗俱敗隗奔後趙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

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敦謂淵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

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矣倚素奸諂說

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

伯仁以有  
口累卿  
王導求救  
於周顛  
周顛申救  
甚至  
金印繫肘  
狂言抑  
又甚矣  
既出又上  
表明導無  
罪言甚切  
至導不之  
知甚恨之  
帝命遣導  
朝服召見  
之導稽首  
曰賊臣逆  
子何代無  
之不意今  
者近出臣  
族帝跣而  
執其手曰  
茂弘王導  
字方寄卿  
以百里之  
命是何言  
邪以為前  
鋒大都督  
詔曰導以  
大義滅親  
可以吾為  
安東時節  
假之懷帝  
時嘗以導  
為安○國  
叢據石頭  
石頭城名  
歎曰吾不  
復得為盛  
德事矣謂  
難掩無帝  
命刁協劉  
隗戴淵帥  
眾攻石頭  
協隗俱敗  
隗奔後趙  
帝令公卿  
百官詣石  
頭見敦以  
敦為丞相  
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  
書事敦謂  
淵曰吾今  
此舉天下  
以為何如  
淵曰見形  
者謂之逆  
體誠者謂  
之忠敦笑  
曰卿可謂  
能言矣倚  
素奸諂說  
敦曰周顛  
戴淵皆有  
高名足以  
惑衆公不  
除之恐必  
有再舉之  
憂敦然之

王導以大  
義滅親

此舉天下  
以為何如

周顛皆有  
高名

周戴南北之望

王彬直數王敦

伯仁由我而死負此良友

三日僕射

王道不能無罪

王道欲免

從容問導導不答敦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收頭觀者皆為流涕及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誦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耶導勸彬起謝彬不謝殊無懼色○**鑑**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誦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四月兼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五月敦殺甘卓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按晉書周顛為僕射客無醒日時人號為三**宋氏補曰**王敦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晉書曰趙盾弑其君客有毀郭解者解之客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二事雖不同原心定罪推其所自來解固難辭其責者導既當國裁其從父兄也怨假手于賊自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業欲免趙盾

終不能也

丁南湖曰

王敦殺周顛由於敦問導而導不答人謂導之罪矣予謂敦亦重頤可矣微諾將見帝導呼之以求救導疑有救之心則雖難言而納其言及出導猶在門呼之顧宜亟述帝意以慰導之心則雖難言而顯然連及於導以鍾其恨仍顧左右曰殺諸賊奴以慰導之心則雖難言而之惡不足言矣而導之自取禍至也

胡致堂曰

當茂弘懇懇之時顛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二體貌大臣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於再三導竟不答忘在於殺也清遠之量于足乎臨而君子不由矣

袁了凡曰

予按致堂所以殺也清遠之量于足乎臨而君子不由矣然負則在導矣

**鑑**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鑑**十一月帝憂憤成疾朋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

祖約退屯壽春

丁南湖監甫

廿五

元帝恭儉  
明斷何如

琅邪房乎  
知節

與收天下  
其勢難易  
何如

爭天下與  
收天下異

高帝不得  
不勇為

光武用高  
帝之道

儉有餘而仁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子紹即皇帝位

**霍善贊曰**琅邪自督揚州一書遣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既陷然後出

中外勸進弗敢從也移檄北征故綱目特書病之然其即位止稱晉王雖

皇帝位如光武者獨其無志遠畧不能盡祖述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

在惜

**陳止齋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

於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

於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

崛起豐沛之餘無寸土之階兵秦兵也秦秦而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

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之也秦秦而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

於死而不哀也指數千里以投三將不惜也唯水之圍滎陽之脫潰

彼何哉高帝亦不得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

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

偶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

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

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肅宗明皇帝**諱紹字道徽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帝幼而

聰慧嘗有使者從長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近日近紹

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邈來帝奇其對一日與

群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近日帝愕然曰何異問者之言耶紹

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敦在石頭以其有勇畧欲誣以

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

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

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

**癸未太寧元年**後趙趙光初六年四月敦移屯姑孰今屬江東自領揚州牧

以王道為司徒○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

于湖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曰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

殺兄敦繼殺今又殺弟和敦乃止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為中書監書云不書后九亮亮賢也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和鑒為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援

十代略註曰  
間往日也

王彬切諫  
生數

以庾亮為  
中書監

敦表却鑒  
為尚書令

鑒敦論西  
朝人士

彥輔豈勝  
武秋

彥輔道韻

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

綱鑑

綱鑑

綱鑑

重

榮

平凌  
彥輔  
能正

生以之敦惡其言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敦懷太子廢送許昌滿奮

趙王倫篡位奮又奉書法詔思鑒在外表遷內任則非私舉夫

趙王曜自隴上西擊涼州涼州大震參軍馬定勸張茂親出拒戰長史

沆律請斬之策曰沆公精相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曜有

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

勢不可以不出戎曰善乃出屯石頭尋遣使稱藩曜封茂為涼王

綱甲申二年趙虎初七年六月加司徒連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

敦復反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眾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鑑初

敦疾甚矯詔拜王應應敦兄命子也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舍為驃

騎大將軍錢鳳請敦曰朕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非

常之人所能為且應年少宜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

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下計也鳳謂其黨曰

王敦三計

丁計乃上策

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敦親任温嶠

錢世儀精

乃繆為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錢世儀錢鳳

神滿腹

精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

之地

選鳳薦嶠嶠偽辭敦不許嶠恐已既去而鳳于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

温嶠擊錢

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温木真嶠

鳳憤

字行酒而敢不飲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於

出閣復入

朝廷甚密而與陳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木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

者三

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帝與亮畫計討之加連大都督督諸軍

討敦○鑑連聞敦病篤率子弟為敦發喪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

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按史畧敦復反發兵

○按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斬之

○按晉書帝自出規敦軍敦畫夢日環其營驚寤曰黃髮童兒來耶帝

○燕人故帝類外氏而黃髮出之為言生也不能自將以兄舍帥眾五萬

騰肥

丁計乃上策

十一



今日事明  
目張膽

奄至江寧縣名屬府導遺舍書曰兄安明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受國  
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  
舍不答帝帥諸軍襲擊大破之執尋卒殺靈悉平乃發其屍瘞也出屍踪

計反而斬之周光斬後鳳自贖充為故

襄凡曰王含與子應同王彬等無所問

帝賣友見譏况叛兄弟非人矣魏徵作晉書同符斯許余以天下之  
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衛且猶不可况天下一晉江州荆州豈無君之

國命應事敗不難南走越北走胡翻身見殺將共再舉王敦事耶即形  
具船待應將誘而致之上也豈欲黨之卿寄大計賣友何云見譏周公

大義滅親當相取正劉魏譏評焉

亂賊樹黨詭於春秋之旨也

綱乙酉三年趙光初八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有差○

綱甲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門下虛議以為札開事異賞均何以勸沮王

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卒用導議

綱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自復鎮荆州士女相慶亦性聰

敏忠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嘗語人曰大禹聖

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

後是自棄也諸寮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痛博之具蒲音蒲博即今

之戲陸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樛補者投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

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

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善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

訶辱還其所饋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皆令籍

而掌之籍簿籍册也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

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還所貯竹頭作丁也也裝船其綜理微密

皆此類也

果養心曰首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侃能動事如此可謂

綱七月帝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剪逆臣克復大業太子衍

陶侃士女  
聖人惜寸  
陰人惜寸  
陶侃惜分  
陰

君子當正  
其威儀  
泰履必問  
其所由

木屑竹頭

砥柱中流

陶侃賢於  
王謝

綱五月

廿八

王公非社稷之臣

即位生五年矣群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下壺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與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庾亮下壺奏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顯宗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而崩

綱丙戌咸和元年趙光初九年六月以都鑒為徐州刺史○國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下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

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宜當官幹貴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阮

下壺不肯苟同時好

無開泰如舍瓦石

手謂曰卿嘗無開泰如舍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主澄謝鯤為放達壺厲色於

朝曰悖禮傷教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焚之道及庾亮不聽乃止

王導以壺和得衆

綱八月以温嶠為都督江州軍事主紿為會稽內史○國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時歷陽郡名屬淮西今和州內史蘇峻前

守臨淮府屬於王敦再犯闕時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及在歷陽卒銳器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亮脩石頭城以備之復命嶠紿以廣散撥丹陽尹阮

平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

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

阮字求為廣州刺史

綱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秉為弋陽縣王○國宋初為肅宗所親

任庾亮忿之至是以失職怨望亮殺之由是愈失眾心宋之死也帝不知

白頭公何在

久之問曰常曰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

之入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變色

發明亮輔政之初主少國疑正宜鎮之何以慰遠近之心是時成帝方六歲乃能詰問垂泣亮能無愧於心乎觀

二人無罪可書則亮之失刑明矣

綱丁亥二年趙光初十年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鑑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詔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

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下壺温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於是

舉朝以為不可

不可

徵蘇峻為大司農  
於歷陽

蘇寧山頭  
望廷尉

桓彝起兵  
赴難

鷹鷂之逐  
鳥雀  
桓彝可謂  
鳥雀

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峻遂不應命○國溫矯即欲率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虎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我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以兵會峻

發明蘇峻雖云狂悖要非處仲之比使當時處之以理或能分布諸鎮大牙相制峻亦未敢遽反夫何便亮輕淺無謀橫挑狂賊自速其變故上書召峻為大司農下書峻反明當時不召峻未必反耳○處仲王敦字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郡內史桓彝起兵赴難○國初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按甲以待之鷹鷂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書法書赴難三若棄者可謂能急若矣○國戊子三年趙光初十一年正月温矯以兵赴難至潯陽二月尚書成陽公下書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潯陽峻兵犯闕○國時峻率眾二

平靈父子  
忠孝  
何恨  
忠孝孝子  
一門  
後事深以  
相委

蘇冠軍來  
觀至尊

萬人濟自橫江至將陵覆舟山將陵即金陵也覆舟山在應天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小丹陽路在應天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大道夜行無復部分亮乃悔之峻攻青溪柵青溪在應天下盡帥諸軍拒擊力疾亮背自懸新愈苦戰而死二子眇眇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按晉書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峻因風縱火燒臺首及諸營寺署亮奔潯陽潯陽縣名今德化縣將行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國峻兵入臺城臺城在應天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反曰至尊當御正殿裒即入抱帝登大極前殿導等登御床衛帝峻兵既入叱裒令下裒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府藏一空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為大尉峻自錄尚書事温矯聞建康不守號勸

今日當以滅賊為急

亮至潯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

厚亮四失

其反方其下詔之初舉朝以為不可亮乃悔諫自用其失一也

周厚亮徵

身陵守當利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陶侃請兵小丹陽南道亮又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觀召募給餉誰其尸之至於國破君危社稷不

蘇峻為大

賢戮力討賊則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死猶為無補諒國如此尚可不

司農以速

加誅責乎○按晉書孔坦與陶侃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身陵之

其失有四

少我眾一戰決矣

請蘇官之

丁南湖曰厭其過予按蘇峻之反下臺與之戰于西陵夫敗峻攻青溪

溫嶠以嶠

羣軍拒擊不能禁是何沒其善乎至史綱詳書之則天地之大閉立而

佩入討峻

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郁鑒王舒來赴難○鑑嶠將

再謀云  
當利浦  
名

起兵討峻遣督護王愷期詣刑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命猶以不預

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之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侃復追登還嶠

遺書曰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所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為敗於

緩於討賊侃深感悟侃即戎服登舟晝夜而進嶠有眾七千灑泣登舟

鑒在廣陵楊州府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

赴國難將士爭奮同趣建康○國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司徒導

固爭不從導密令張閎以太后詔諭三吳潤州西吳湖州吳使起義兵會

稽內史王舒使庾冰之弟庾亮將兵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翻吳國內

史蔡謨義興太守顧眾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

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驚環以給軍費峻遣其將董商等拒之郁鑒

遂帥眾渡江與陶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

尹遂昌曰蘇峻反逆宮闕為墟乘輿播越宗廟不守陶侃身為督將手

傾覆客無救援之意必待溫嶠再三邀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鎮向

非諸人力挽侃必翩然西歸矣書之曰以所以見侃本無赴難之心幸

侃在晉不為無功

同治乙酉

佩未盡君臣大節

桓侯不負

桓侯不負

國桓侯不負

國桓侯不負

國桓侯不負

國桓侯不負

綱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綱○國時粵聞京城不守

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

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棄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地名在寧德府旌

城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富以死報吾之不可

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昇遂進軍城陷執彝殺之

綱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國時西軍與峻

久相持不決嶠軍食盡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帥克在和古之善教也

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濟則臣主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事

勢又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獨返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

公矣王寶嚴等皆勸侃乃分米餉嶠侃督水軍向石頭東亮溫嶠趙胤

帥步兵萬人從白石白石即白石壘也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躓躓顛

傾部將彭世季千等校之以矛峻墜馬斬首晉書割之焚其骨餘眾大

潰峻司馬任護等共立峻弟逸為王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

約奔後趙發明此斬峻先書侃者序其績也

綱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王曜以歸殺之前趙亡趙

綱己丑四年趙○是歲趙亡趙後趙太和二年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長

綱

綱

綱

司徒李取  
故節  
蘇武節似  
不如是

史滕舍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昇斬之舍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群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愧色

秉一九月

王導之於王敦亦司馬師昭之也幸敦以不成而死耳

是時宮闕及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

議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

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由是

不復徙都而以褚裒為丹陽尹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論平蘇峻功裒鑿嶠以下封拜有差庾亮泥首之狀而請罪也謝罪

欲闔門投鼠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

自效遂以為豫州刺史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王敦擁兵不赴又不給

軍糧侃請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

敦憂愧而卒

司馬公曰

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下敦位列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以劉胤為江州刺史○嶠在時年

四十二謚曰忠武按史畧嶠盡心晉室胤嶠軍司也陶侃鑿言胤非

方伯才王導不從胤果多豪縱酒不恤政

綱庚寅五年趙建平春正月大討侃討郭默斬之○默殺劉胤司徒導

以默驍勇難制以為江州刺史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

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

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咸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

養時晦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二月後趙群臣請後趙王勒即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以定大事

度州刺史

閻晉以庾

亮下敦為

刺史何如

劉胤非方

伯才

陶侃將兵

討郭默

以定大事

遵養時晦

以定大事

以定大事

**綱**趙誅祖約夷其族○國初祖述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州謂曰石

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在趙為左衛將軍及約誅嘆曰豈可使祖士雅

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逃廢于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綱**壬辰七年趙建平三年正月趙王勒大享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

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

言天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韓彭越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

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帝位也大丈夫行事宜礮礮落落礮與磊通磊如

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曹操司馬仲達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狐媚老狐能變化以

欺詐語惑者曰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

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

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綱**胡致堂曰石世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

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即與韓越比肩遇

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

為韓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

**綱**癸巳八年趙建平四年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發其幣晉氏立國江左略

強人意大書揭之蓋幸之也

**綱**五月趙東遷帝子訖以並將軍行平州刺史平州北燕之州名今

直隸永平府是也

**綱**十月張駿遣張淳來上表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王雅為許之

不忘舊德使瓊琊今使盜殺之江中何足以示天下雅大驚曰安有此事

書

涼州不忘舊德使瓊琊今使盜殺之江中何足以示天下雅大驚曰安有此事

**綱**甲午九年趙石弘延熙元年二月以張駿為大將軍先是涼州僚屬勸駿稱涼

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

**綱**六月大尉長沙公陶侃卒○國俚晚年深以病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

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

張淳必達  
君舍  
以張駿為  
大將軍  
此非人臣  
所宜言

張駿遣張  
淳來上表

涼州不忘  
舊德

壯士安自  
留

張淳必達  
君舍  
以張駿為  
大將軍  
此非人臣  
所宜言

陶公似魏

武孔明

不能及

用法恒得

去外意

八翼上天

門

宗

風流所

啟浩為

宗

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

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

諸人不能及也謝安從子也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都督八州威名赫然或謂假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

跋扈每思折翼之憂輒自制卒諡曰桓

袁了凡曰恨屢說不回之事非也峻手夜兼行則謂以不與顧命為

請付廷尉則謂橋軍之食求米怒欲西歸之事非也晚年以盈滿自慎

屢欲告老則謂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伺之志非也此據史所書以證

史之謬其矛盾如此母亦更亮自羞失策又不肯諛服侃侃後嗣衰落

而更氏世秉朝權疑史氏因而加誣也宋陳肅公亦謂侃侃被誣以晉

之刑政不行于更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針决指理之

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

鑑成王雄卒太子班立其弟期謀作亂越子也

因班夜哭弒之而立期

為漢王壽所弒唐

即位改國號漢

綱以東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綱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

火皆以識度遠善談老易

易謂周易

檀名江東而浩為風流所宗

六州

益梁

江荆豫

雍

李野

不言而四

時之氣備

李野

而性至通

而有節

劉君勝我

自知

問江東米

鑑十一日趙丞相虎察趙主弘為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

乙未咸康元年趙王石虎建武元年三月辛司徒導府

綱乙未咸康元年趙王石虎建武元年三月辛司徒導府

猶委政於導導辟王濛王述為掾屬濛不循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

亦

亦

敦



集覽  
征西亮  
謂庚  
亮也  
當為  
征西將  
軍

王棟不疑  
何得每事  
盡善  
張駿上疏  
請九伐

遠近稱為  
賢君

張氏四世  
忠晉

疑人何言疑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座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

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綱九月趙王虎遷都鄴

綱十月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

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

彊遠近稱為賢君駿遣使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若後生

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河首尾齊舉

書法張氏四世忠晉自是而後鮮克繼者

綱丙申二年二月立皇后杜氏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之

綱戊戌咸康四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四年○改號漢中宗李壽襲興元

為司空○綱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勢

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

三省曰  
常當  
作嘗  
又曰史言導不  
平之心不能自  
禁於言語之間  
者惟此而已

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元規庚

郭九峯曰王導身任宰衡為國倚重方且弘其襟度用人惟已庶幾贊

顧命矧握重兵于邊選執朝權亦勢之所必至者也以元舅之尊與導同受

執者是則當虛已聽從共勵成治所執者非則面相可否大則公付廷

議閱白于上以折拒之使或專擅違抗然後嚴義詰責何有不顧力

內懷不平自生媚嫉舉扇蔽塵一何褊隘之甚抑宜伯仁之不能免也

非矯情也哉即此而觀則知其見疎之時史稱其能任真推分而澹如也亦安知其

曰王導以李充為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為老子絕仁棄義蓋患于

懷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乃作學箴以祛

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

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綱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

僚宜為降禮大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

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

作學箴以  
祛其蔽

仁義固不  
可遠

鄙人不識  
時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馮祖思問  
後於我  
類公却並

有性命無  
勞並龜

二十餘年卒  
九十三而卒

衆數十萬人  
拓跋氏自是愈大

國已夷五年  
趙建武五年

議亦相導請許之  
天尉鑒天常蔡謨議皆以為未可

詔諭止之

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  
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

史參錄尚書事  
國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

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  
及導薨徵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亮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宿禮朝賢并擢後進由是朝野

朝野

翁然稱為賢相  
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畫清德之道冰曰玄象

更臣斷曰  
東晉中興王導之功居多元帝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

綱大尉南昌公郝鑒卒  
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國時鑒疾篤上疏薦謨

綱九月趙以李巨為御史中丞  
○國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為中丞

綱辛丑七年  
趙建武七年二月封慕容皝為燕王○國初就遣長史劉翔來獻

捷為求大將軍燕王童靈朝議以為不可翔曰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

慕容心存本朝

良臣如猛虎

和鑒存蔡謨

之功居多

晉王導

之

本朝

思祖字馬懷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為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  
人俯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筆龜致  
勞並龜二十餘年卒○鑑代王翳槐卒弟什翼健即位雄勇有智略國人附之有  
衆數十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大  
國已夷五年趙建武五年三月庾亮欲開復中原移鎮石城表請伐趙帝下其  
議亦相導請許之天尉鑒天常蔡謨議皆以為未可蘇峻安能以泗水禦  
詔諭止之  
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  
史參錄尚書事○國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  
餘以每歲治效論之似無益輔曰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轍重平初導與  
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及導薨徵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亮及亮  
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宿禮朝賢并擢後進由是朝野  
翁然稱為賢相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畫清德之道冰曰玄象  
更臣斷曰東晉中興王導之功居多元帝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  
四方勸進王敦憚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爭厥議遂止二也及其  
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偏安之計方且大立規模廣建羽翼先用顧  
榮賀循以來眾士盡收江左名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亟談時事而  
輟憂周顧聞其志復神州而收淚三也是以賢士競進百姓歸心荆揚  
晏安戶口殷實江左立國幾  
百餘年導之功豈少小哉

綱大尉南昌公郝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國時鑒疾篤上疏薦謨  
綱九月趙以李巨為御史中丞○國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為中丞  
綱辛丑七年趙建武七年二月封慕容皝為燕王○國初就遣長史劉翔來獻  
捷為求大將軍燕王童靈朝議以為不可翔曰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

一編之五

晉成帝紀十四卷

四六

是復得一石虎  
夢婦知恤  
周宗之隕

忠臣畢命  
之秋

疆敵使石虎畏懼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尚書諸葛恢羽之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唯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娶婦猶知恤宗周之隕左傳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也言寡婦不憂其織之無緯而惟憂宗周之隕滅恐禍將及已也今晉室阽危君位侷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昌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董爾何充等因奏從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生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沱江之別者爾奢靡傲誕慶譎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册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豈草猶宜早除况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登清北方且當

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綱三月皇后杜氏崩夏四月葬恭皇后

綱壬寅八年趙建武八年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庚冰說帝以國

有強敵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琅玕王岳爲嗣帝許之六月帝崩琅玕王

卽位諒陰不言委政於庚冰何充

綱十二月立皇后褚氏同時徵后父褚衷爲侍中衷以后父不願居中

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羊州城名在九

吏臣斷曰成帝頻務簡約雖武之略雖有愧於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

錯殺戮近親黜舊傳帝僅六歲已能詰問流淚則庚亮之專國擅權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謀未彰亮處置失宜激成反狀乃奉頭鼠窟

斬峻平免遂致遺憂國母遷帝石頭倚非温嶠陶侃諸君子戮力討賊

亂 康氏以憂崩

部 方叔部 虎剛重 王用之 中興 三省曰 過會處 際言過 鳳雲 會處 印名處

康皇帝 諱壽 字世同 成帝同 世弟也 初封琅邪王 及成 帝崩 大臣迎 立之 在位二年 壽二十二年而崩 綱癸卯建元元年 趙建武 七月 詔議經略 中原 庚翼表 遣梁州刺史桓宣 伐趙 再攻之不克 時人以爲 亞於祖述 周訪 ○目翼爲人 慷慨 喜功名 不 尚浮華 琅邪內史桓溫 葵之子也 尚南康公主 豪爽 有風采 翼與之 友善 嘗薦於成帝曰 溫有英雄之才 願陛下 勿以常人遇之 常瑣瑣 之宜委以 方面之任 必有弘濟艱難之勳 時杜又殷浩 才名冠世 翼獨弗之重也 曰 此輩宜束之高閣 俟天下太平 然後徐議其任耳 浩累辭 徵辟 屏居十年 時人擬之 管葛 謂 夷吾 謝尚 王濛 常伺其出處 以上江左 興亡 常相與 省之 知浩有確然之志 既還 相謂曰 深源 嚴浩 不起 當如蒼生 何翼請浩 爲司馬 浩不應 翼遺之書曰 王夷甫 字 衍 立名非真 浩不可如王衍 浩 云談道 實長華 競明德 君子 遇會處 際 寧奇然乎 浩猶不起 ○目翼表 滅 胡取蜀 爲已任 欲悉衆北伐 移鎮襄陽 詔翼都督 征討軍事 率從其請 遣

庚冰出鎮武昌 以爲繼翼 以溫爲前鋒 小督表 桓宣督諸軍 趣丹水

癸卯 復是以上書 移鎮襄陽 下書 都督 征討 皆示其予之之意 故畧其 遺詔之失也 明乎此 則知爲 臣者 當以 何國爲心 苟國者 當以 紹復爲念 矣

甲辰二年 趙建武十年 正月 桓宣及趙兵戰于丹水 敗績

書法 晉代之不得志 綱目 所深惜也

九月 帝崩 太子 暉即位 年方二歲 太后 褚氏 臨朝 稱制 何充 加侍中 錄 尚書事



丁凡袁先生大方綱鑑補十四卷終

48-11672

